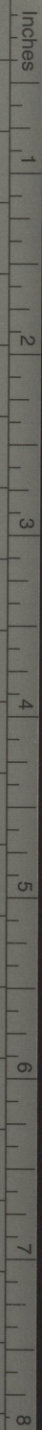


南齊書

卷二十七之

涵芬樓
影印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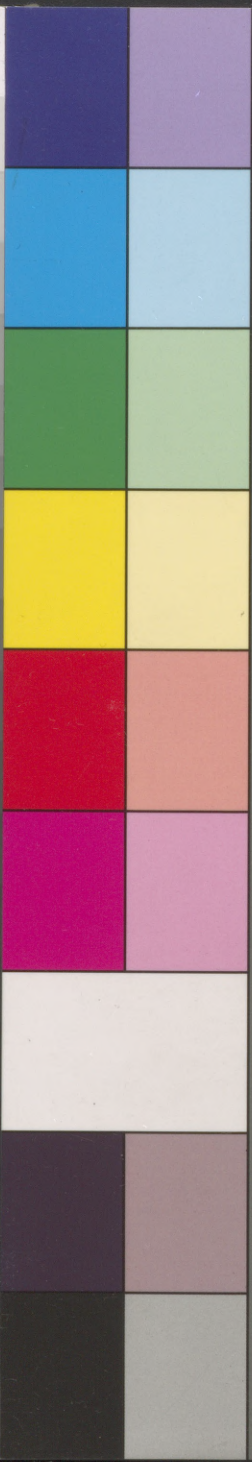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漢書卷二十

列傳第

皇后

八宮位號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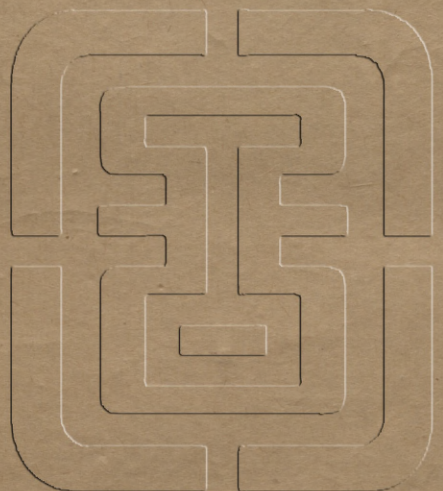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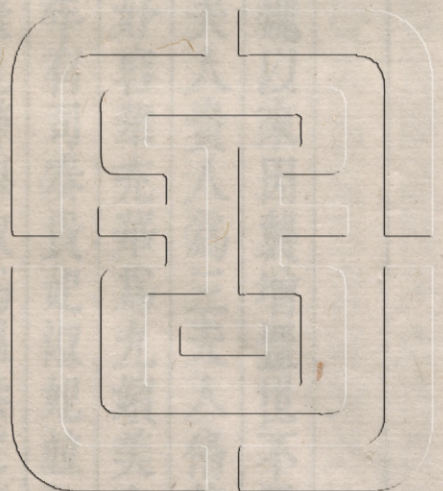
司奏者貴順

經遠事儀楚

故職不測元

真王假號舊

進則真然以



梁

子

張

同吳建元元年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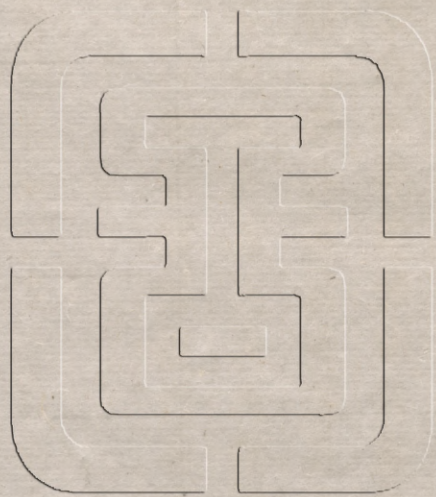
中書令符

天大守才人乃大

公等東

公解近為

不



南齊書卷二十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一

皇后

六宮位號漢魏以來因襲增置世不同矣建元元年有
司奏置貴嬪夫人貴人爲三夫人脩華脩儀脩容淑妃
淑媛淑儀婕妤好容華充華爲九嬪美人中才人才人爲
散職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竝加金章紫綬佩于
寘玉淑妃舊擬九棘以淑爲温恭之稱妃爲亞后之名
進同貴妃以比三司夫人之號不殊蕃國降淑媛以比

九卿七年復置昭容位在九嬪建元三年太子宮置三
內職良娣比開國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駙馬都尉
宣孝陳皇后諱道正臨淮東陽人魏司徒陳矯後父肇
之郡孝廉后少家貧勤織作家人矜其勞或止之后終
不改嫁于宣帝庶生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后
生太祖太祖年二歲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
之覺而乳大出異而說之宣帝從仕在外后常留家治
事教子孫有相者謂后曰夫人有貴子而不見也后歎
曰我三兒誰當應之呼太祖小字曰正應是汝耳宣帝
殂後后親自執勤婢使有過誤恕不問也太祖雖從宦

而家業本貧爲建康令時高宗等冬月猶無縑纈而奉
膳甚厚后每撤去兼肉曰於我過足矣殂于縣舍年七
十三昇明三年追贈竟陵公國太夫人蜜印畫青綬祠
以太牢建元元年追尊孝皇后贈外祖父肇之金紫光
祿大夫諡曰敬侯后母胡氏爲永昌縣靖君

高昭劉皇后諱智容廣陵人也祖玄之父壽之竝員外
郎后母桓氏夢吞玉勝生后時有紫光滿室以告壽之
壽之曰恨非是男桓曰雖女亦足興家矣后每寢卧家
人常見上如有雲氣焉年十餘歲歸太祖嚴正有禮法
家庭肅然宋泰豫元年殂年五十歸葬宣帝墓側今泰

安陵也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鍤有白兔跳起尋之不得及墳成兔還棲其上昇明二年贈竟陵公國夫人三年贈齊國妃印綬如太妃建元元年尊諡昭皇后三年贈后父金紫光祿大夫母栢氏上都鄉君壽之子興道司徒屬文蔚豫章內史義徽光祿大夫義倫通直郎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朴之給事中父璣之左軍叅軍后少與豫章王妃庾氏爲娣姒庾氏勤女工奉事太祖昭后恭謹不倦后不能及故不爲舅姑所重世祖家好亦薄焉性剛嚴竟陵王子良妃袁氏布衣時有過后加訓罰昇明三年爲齊世子妃建元元年

爲皇太子妃三年后薨諡穆妃葬休安陵世祖卽位追尊皇后贈璣之金紫光祿大夫后母檀氏餘杭廣昌鄉元君舊顯陽昭陽殿太后皇后所居也永明中無太后皇后羊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妃居昭陽殿東寵姬荀昭華居鳳華栢殿宮內御所居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乾光殿東西頭置鍾磬兩廂皆宴樂處也上數遊幸諸苑囿載宮人從後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鍾於景陽樓上宮人聞鍾聲早起裝飾至今此鍾唯應五鼓及三鼓也車駕數幸琅邪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鷄始鳴吳郡韓蘭英婦人有文辭宋孝武

世獻中興賦被賞入宮明帝世用爲宮中職僚世祖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

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祖韶之吳興太守父曄之太宰祭酒宋世太祖爲文惠太子納后桂陽賊至太祖在新亭傳言已沒宅復爲人所抄掠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奉穆后庾妃及后挺身送后兄昺之家事平乃出建元元年爲南郡王妃四年爲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爲宮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牀帷陳設故舊釵鑷十餘枚永明十一年爲皇太孫太妃鬱林卽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宮贈后父金紫光祿大夫母桓氏豐

安縣君其年十二月備法駕謁太廟高宗卽位出居郡陽王故第爲宣德宮永元三年梁王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天監十一年薨年五十八葬崇安陵諡曰安后兄晃義興太守

鬱林王何妃名婧英廬江潯人撫軍將軍戢之女也永明二年納爲南郡王妃十一年爲皇太孫妃鬱林王卽位爲皇后嫡母劉氏爲高昌縣都鄉君所生母宋氏爲餘杭廣昌鄉君將拜鏡在床無故墮地其冬與太后同日謁太廟后稟性淫亂爲妃時便與外人姦通在後宮復通帝左右楊珉之與同寢處如伉儷珉之又與帝相

愛衰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賞賜人百數十萬以世祖耀靈殿處后家屬帝被廢后貶爲王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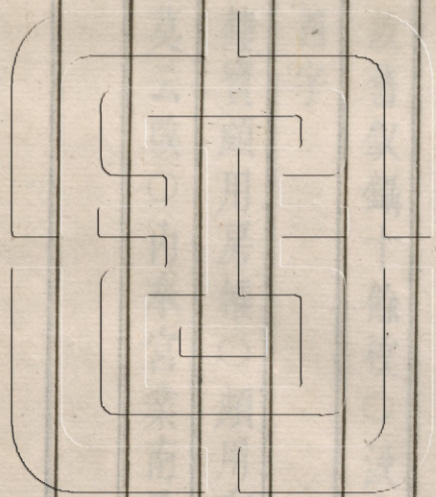
海陵王王妃名韶明琅邪臨沂人太常慈女也永明八年納爲臨汝公夫人鬱林卽位爲新安王妃延興元年爲皇后其年降爲海陵王妃

明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光祿大夫道弘孫也太祖爲高宗納之建元三年除西昌侯夫人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延興元年贈宣城王妃高宗卽位追尊爲敬皇后贈父通直郎景猷金紫光祿大夫母王氏平陽鄉君永泰元年高宗崩改葬祔于興安陵

東昏褚皇后名令璩河南陽翟人太常澄女也建武二年納爲皇太子妃明年謁敬后廟東昏卽位爲皇后帝寵潘妃后不被遇黃淑儀生太子誦東昏廢竝爲庶人和帝王皇后名薺華琅邪臨沂人太尉儉孫也初爲隨王妃中興元年爲皇后帝禪位后降爲妃
史臣曰后妃之德著自風謠義起閨房而道化天下繰盆獻種罔非耕織佩管晨興與子同事可以光熙閭業作儷公侯孝昭二后竝有賢明之訓不得毋臨萬國寶命方昌椒廷虛位有婦人焉空慕周興禎符顯瑞徒萃徽名若使掖作同休陰教遠燮則馬鄧風流復存乎此

太祖創命宮禁貶約毀宋明之紫極革前代之踰奢衣
不文繡色無紅采永巷貧空有同素室世祖嗣位運藉
休平壽昌前興鳳華晚構香栢文樿花梁繡柱雕金鏤
寶頗用房帷趙瑟吳趨承閑奏曲歲費傍恩足使充物
事由私蓄無損國儲高宗仗數矯情外行儉陋內奉宮
業曾莫云改東昏喪道侈風大扇銷糜海內以贍浮飾
哲婦傾城同符殷夏嗚呼所以垂戒於方來也
贊曰宣武孝則識有先知高昭誕武世載母儀裴穆儲
闡位亦從嚙明敬典冊配在宗枝秋宮亦遽軒景前虧
文安廢主百憂已離中興秉制揖讓弘規

南齊書卷二十一



南齊書卷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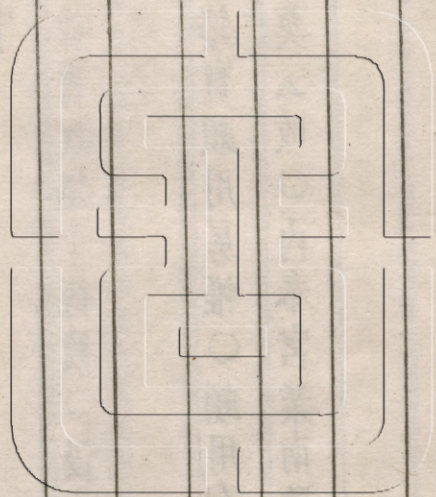
南齊書卷二十考證

武穆裴皇后傳吳郡韓蘭英○汲古閣本蘭下旁注宋
本作蘭四字

后牀帷陳設故舊釵鑷十餘枚○汲古閣本牀下旁注
宋本作宋四字

史臣論雕金鏤寶頗用房帷○頗用南監本作照燭
內奉宮業曾莫云改○內奉宮業南監本作奉已之制

南齊書卷二十考證



南齊書卷二十一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二

文惠太子

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世祖長子也世祖年未弱冠而生太子為太祖所愛姿容豐潤小字白澤宋元徽末隨世祖在郢世祖還鎮益城拒沈攸之使太子勞接將帥親侍軍旅除祕書郎不拜授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簿事寧世祖遣太子還都太祖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

乾隆四年校刊

南齊書卷二十一

列傳

一

勅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時履行轉秘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改除中書郎遷黃門侍郎未拜昇明三年太祖將受禪世祖已還京師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他族出太子爲持節都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左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建元元年封南郡王邑二千戶江左未有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進號征虜將軍先是梁州刺史范栢年誘降晉壽亡命李烏奴討平氏賊楊城蘇道熾等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栢年遣將陰廣宗領軍出魏興聲援京師

而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烏奴勸栢年據漢中不受命栢年計未決玄邈已至栢年遲回魏興不肯下太子慮其爲變乃遣說栢年許啓爲府長史栢年乃進襄陽因執誅之栢年梓潼人徙居華陽世爲土豪知名州里宋泰始中氏寇斷晉壽道栢年以倉部郎假節領數百人慰勞通路自益州道報命除晉壽太守討平氏賊遂爲梁州栢年彊立善言事以應對爲宋明帝所知旣被誅巴西太守柳引稱啓太祖勅荅曰栢年幸可不爾爲之恨恨時襄陽有盜發古塚者相傳云是楚王塚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

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是時州遣按驗頗得遺物故有同異之論會北虜南侵上慮當出樊沔二年徵爲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爲此三人爲主喪也今鸞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經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旣一宮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

候旣當成服之日吉凶不容相干宜以哀憤行事望拜正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爲可安解侍中上以太子哀疾不宜居石頭山障移鎮西州四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世祖卽位爲皇太子初太祖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爲口實旣正位東儲善立名尚禮接文士畜養武人皆親近左右布在省闈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以適句令太僕周顒撰爲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曰曲禮云無不敬尋下之奉上可以盡禮上之

接下慈而非敬今總同敬名將不爲昧儉曰鄭玄云禮主於敬便當是尊卑所同太子曰若如來通則忠惠可以一名孝慈不須別稱儉曰尊卑號稱不可悉同愛敬之名有時相次忠惠之異誠以聖旨孝慈互舉竊有徵據禮云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此則其義太子曰資敬奉君資愛事親兼此二塗唯在一極今乃移敬接下豈復在二之義儉曰資敬奉君必同至極移敬逮下不慢而已太子曰敬名雖同深淺旣異而文無差別彌復增疑儉曰繁文不可備設略言深淺已見傳云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又經典明文互

相起發太子問金紫光祿大夫張緒緒曰愚謂恭敬是立身之本尊卑所以竝同太子曰敬雖立身之本要非接下之稱尚書云惠鮮鰥寡何不言恭敬鰥寡邪緒曰今別言之居然有恭惠之殊總開記首所以共同斯稱竟陵王子良曰禮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愚謂非嫌太子曰本不謂有嫌正欲使言與事符輕重有別耳臨川王暎曰先舉必敬以明大體尊卑事數備列後章亦當不以總略而礙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十人竝以筆對太子問王儉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相主儉曰乾健震動

天以運動爲德故言帝出震太子曰天以運動爲德君自體天居位震雷爲象豈體天所出儉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萬物出乎震故亦帝所與焉儉又詔太子曰孝經仲尼居曾子侍夫孝理弘深大賢方盡其致何故不授顏子而寄曾生太子曰曾生雖德慙體二而色養盡禮去物尙迎接引非隔弘宣規教義在於此儉曰接引非隔弘宣雖易去聖轉遠其事彌輕旣云人能弘道將恐人輕道廢太子曰理旣有在不容以人廢言而况中賢之才弘上聖之教寧有壅塞之嫌臨川王暎諮曰孝爲德本常是所疑德施萬善孝由天性自然

之理豈因積習太子曰不因積習而至所以可爲德本暎曰率由斯至不俟明德大孝榮親衆德光備以此而言豈得爲本太子曰孝有深淺德有小大因其分而爲本何所稍疑太子以長年臨學亦前代未有也明年上將訊丹陽所領囚及南北二百里內獄詔曰獄訟之重政化所先太子立年作貳宜時詳覽此訊事委以親決太子乃於立圃園宣猷堂錄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大疾館以養窮民風韻甚和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立圃園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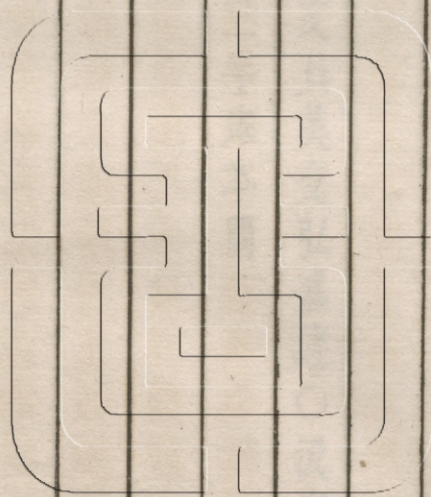
臺城北塹等其中樓觀塔宇多聚奇石妙極山水慮上
宮望見乃傍門列脩竹內施高郭造游牆數百間施諸
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善製珍
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彩金翠過於雉頭矣以晉明
帝爲太子時立西池乃啓世祖引前例求東田起小苑
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
役築宮城苑巷制度之盛觀者傾京師上性雖嚴多布
耳目太子所爲無敢啓者後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
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主帥
太子懼皆藏匿之由是見責太子素多疾體又過壯常

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
上終不知十年豫章王嶷薨太子見上友于旣至造碑
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
有憂色疾篤上表曰臣地屬元良業微三善光道樹風
於焉蓋闕晨宵怙懼有若臨淵攝生舛和構離痾疾大
漸惟幾顧陰待謝守器難永視膳長違仰戀慈顏內懷
感哽竊惟死生定分理不足悲伏願割無己之悼損旣
往之傷寶衛聖躬同休七百臣雖沒九泉無所遺恨時
年三十六太子年始過立久在儲宮得參政事內外百
司咸謂旦暮繼體及薨朝野驚惋焉上幸東宮臨哭盡

哀詔斂以袞冕之服諡曰文惠葬崇安陵世祖履行東
宮見大子服翫過制大怒勅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
堂爲崇虛館鬱林立追尊爲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內
懷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悅此人
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後明帝立果大相
誅害

史臣曰上古之世父不哭子壽夭悠悠尚嗟恒事況夫
正體東儲方樹年德重基累葉載茂皇家守器之君已
知耕稼雖溫文具美交弘盛迹武運將終先期夙殞傳
之幼少以速顛危推此而論亦冥數矣

贊曰二象垂則三星麗天樹嫡惟長義匪求賢方爲守
器植命不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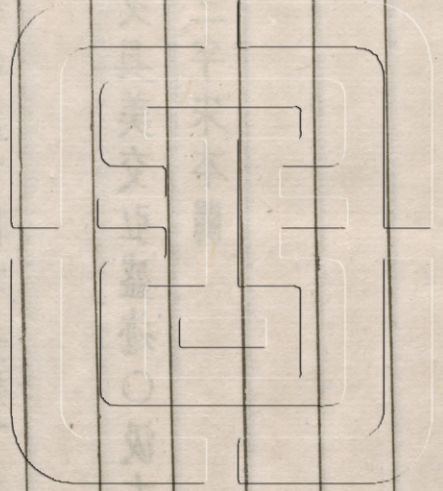
南齊書卷二十一

南齊書卷二十一考證

文惠太子傳我雖不行內外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
懋時時履行○汲古閣本長懋下旁注宋本無已上
十六字

史臣論雖温文具美交弘盛迹○汲古閣本無雖字温
文下旁注王字宋本闕

南齊書卷二十一考證



南齊書卷二十二

梁 蕭 顯王 撰

列傳第三

豫章文獻王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太祖第二子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太祖特鍾愛焉起家為太學博士長城令入為尚書左民郎錢唐令太祖破薛索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為晉壽縣侯除通直散騎侍郎以偏憂去官桂陽之役太祖出頓新亭壘板嶷為寧朔將軍領兵衛從休範率士卒攻壘南疑執白虎幡督戰屢摧却之事寧遷中書

乾隆四年校刊

南齊書卷三十一

一

郎尋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時沈攸之責賧伐荊州界內諸蠻遂反五溪禁斷魚鹽羣蠻怒酉溪蠻王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賧千萬頭擬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婁侯篡立頭擬子田都走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平民至郡城下疑遣隊主張莫兒率將吏擊破之田都自獠中請立而婁侯懼亦歸附疑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繼其父蠻衆乃安入爲宋順帝車騎諮議參軍府掾轉驃騎仍遷從事中郎詣司徒袁粲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太祖在領軍府疑居青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疑令左右儻刀戟於中庭蒼梧從墻間窺見

以爲有備乃去太祖帶南兖州鎮軍府長史蕭順之在鎮憂危旣切期渡江北起兵疑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克勝物情疑惑必先人受禍今於此立計萬不可失蒼梧王殞太祖報疑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順帝卽位轉侍中總宮內直衛沈攸之之難太祖入朝堂疑出鎮東府加冠軍將軍袁粲舉兵夕丹陽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疑遣帳內軍主戴元孫二千人隨薛道淵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元孫預焉先是王蘊薦部曲六十人助爲城防實以爲內應也疑知蘊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檢

皆已亡去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上流平後世祖自尋陽還疑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軍事左將軍江州刺史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千五百戶仍徙都督荆湖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時太祖輔政疑務在省約停府州儀迎物初沈攸之欲聚衆開民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衆疑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連臺者皆原遣以市稅重濫更定鵠格以稅還民禁諸市調及苗籍二千石官長不得與人爲市諸曹吏聽分番假百姓甚悅禪讓之

間世祖欲速定大業疑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元元年太祖卽位赦詔未至疑先下令蠲除國內昇明二年以前逋負遷侍中尙書令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持節如故封豫章郡王邑三千戶僕射王儉牋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荒民散亡寔須緝理公臨莅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州慕義自庾亮以來荆楚無復如此美政古人朞月有成而公旬日致治豈不休哉會北虜動上思爲經略乃詔曰西關總司王畿誠爲治要荆楚領馭遐遠任寄弘隆自頃公私凋盡綏撫之宜尤重恒日復以爲都督荆湘

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將軍開府如故晉宋之際刺史多不領南蠻別以重人居之至是有二府二州荆州資費歲錢三千萬布萬匹米六萬斛又以江湘二州米十萬斛給鎮府湘州資費歲七百萬布三千匹米五萬斛南蠻資費歲三百萬布萬匹綿千斤絹三百匹米千斛近代莫比也尋給油絡俠望車二年春虜寇司豫二州嶷表遣南蠻司馬崔慧景北討又分遣中兵參軍蕭惠朗援司州屯西關虜軍濟淮攻壽春分騎當出隨鄧衆以爲憂嶷曰虜入春夏非動衆時令豫司疆守遏其津要彼見堅

嚴自當潰散必不敢越二鎮而南也是時纂嚴嶷以荆州隣接蠻蠻慮其生心令鎮內皆緩服旣而虜竟不出樊鄧於壽春敗走尋給班劔二十人其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四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劫帥張羣亡命積年鼓行爲賊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能禽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羣從下郢於路先叛結寨於三溪依據深險嶷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爲

義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爲禮遺於坐斬首其黨數百人皆散四郡獲安入爲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持節侍中如故加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暎府文武配司空府疑以將還都脩治解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齎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疑發江陵感疾至京師未瘳上深憂慮爲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東府設金石樂敕得乘輿至宮六門太祖崩疑哀號眼耳皆出血世祖卽位進位太尉置兵佐解侍中增班劍爲三十人建元中世祖以事失旨太祖頗有代嫡之意而疑事

世祖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世祖友愛亦深永明元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餘如故手啓上曰陛下以獻孝纂業萬寓惟新諸弟有序臣屢荷隆愛叨授台首不敢固辭俛仰祇寵心魂如失負重量力古今同規臣窮生如浮質操空素任居鼎右已移氣序自頃以來宿疾稍纏心慮恍惚表於容狀視此根候常恐命不勝恩加以星緯屢見災祥雖脩短有恒能不耿介比心欲從俗啓解今職但厝辭爲鄙或貽物誚所以息意緘嘿一委時運而可復加寵榮增其顛墜其儲傅之重實非恒選遂使太子見臣必束帶宮臣皆再拜二三之宜何以

當此陛下同生十餘今唯臣而已友于之愛豈當獨臣
鍾其隆遇別奉啓事仰祈恩照臣近亦侍言太子告意
子良具因王儉申啓未知粗上聞未福慶方隆國祚永
始若天假臣年得預人位唯當請降貂璫以飾微軀永
侍天顏以惟畢世此臣之願也服之不衷猶爲身災况
寵爵乎殊榮厚恩必誓以命請上答曰事中恐不得從
所陳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
准疑上表曰循革貴宜損益資用治在夙均政由一典
伏尋郡縣長尉俸祿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
風俗東北異源西南各緒習以爲常因而弗變緩之則

莫非通規澄之則靡不入罪殊非約法明章先令後刑
之謂也臣謂宜使所在各條公用公田秩石迎送舊典
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調尚書精加洗覈務令優衷事
在可通隨宜開許損公侵民一皆止却明立定格班下
四方永爲恒制從之疑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
納服闋加侍中二年詔曰漢之梁孝寵異列蕃晉之文
獻秩殊恒序况乃地侔前准勲兼往式雖天倫有本而
因事增情宜廣田邑用申恩禮增封爲四千戶宋元嘉
世諸王入齋閣得白服帟帽見人主唯出大極四廂乃
備朝服自比以來此事一斷上與疑同生相友睦宮內

曲宴許依元嘉嶷固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焉啓自陳曰臣自還朝便省儀刀捉刀左右十餘亦省唯郊外遠行或復暫有入殿亦省服身今所牽仗二俠轂二白直共七八十人事無大小臣必欲上啓伏度聖心脫未委曲或有言其多少不附事實仰希卽賜垂敕又啓揚州刺史舊有六白領合扇二白拂臣脫以爲疑不審此當云何行園苑中乘輦出籬門外乘輦鳴角皆相仍如此非止於帶神州者未審此當云何方有行來不可失衷上答曰儀刀捉刀不應省也俠轂白直乃可共百四五十以還正是耳亦不曾聞人道

此吾自不使諸王無仗况復汝耶在私園苑中乘此非疑郊外鳴角及合扇并拂先乃有不復施用此來甚久凡在鎮自異還京師先廣州乃立鼓吹交部遂有輦事隨時而改亦復有可得依舊者汝若有疑可與王儉諸人量衷但令人臣之儀無失便行也又啓曰臣拙知自處闇於疑訪常見素姓扶詔或著布屨不意爲異臣在西朝拜王儀飾悉依宋武陵事例有二鄣扇仍此下都脫不爲疑小兒奴子並青布袴衫臣齋中亦有一人意謂外庶所服不疑與羊車相類曲荷慈旨今悉改易臣昔在邊鎮不無羽衛自歸朝以來便相分遣俠轂白直

格置三百許人臣頃所引不過一百常謂京師諸王不煩牽仗若郊外遠行此所不論有仗者非臣一人所以不容方幅啓省又因王儉備宣下情臣出入榮顯禮容優泰第宇華曠事乖素約雖宋之遺製恩處有在猶深非服之慙威衛之請仰希曲照上答曰傳詔臺家人耳不足涉嫌鄣扇吾識及以來未見故有敕耳小兒奴子本非嫌也吾有所聞豈容不敕汝知令致物議耶吾已有敕汝一人不省俠轂但牽之吾昨不通仗事儉已道吾卽令答不煩有此啓須閒言自更一二又啓曰違遠侍宴將踰一紀憂苦閒之始得開顏近頻侍座不勝悲

喜沾飲過量實欲仰示恩狎令自下知見以杜游塵陛下留恩子弟此情何異外物政自彊生閒節聲其厚薄伏度或未上簡臣前在東田承恩過醉實思歎往秋之謗故言啓至切亦令羣物聞之伏願已照此心前侍幸順之宅臣依常乘車至仗後監伺不能示臣可否便互競啓閒云臣車逼突黃屋麾旄如欲相中推此用意亦何容易仰賴慈明卽賜垂敕不爾臣終不知闇貽此累比日禁斷整密此自常理外聲乃云起臣在華林輒捉御刀因此更嚴度情推理必不容爾爲復上啓知耳但風塵易至和會實難伏願猶憶臣石頭所啓無生閒縫

比閑侍無次略附茹亮口宣臣由來華素已具上簡每欲存衷意慮不周或有乖常且臣五十之年爲翫幾時爲此亦復不能以理內自剝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改脩正而已小小製置已自仰簡往歲收合得少雜材并蒙賜故板啓榮內許作小眠齋始欲成就皆補接爲辦無乖格製要是裡栢之華一時新淨東府又有齋亦爲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下情竊所未安訊訪東宮立圃乃有栢屋製甚古拙內中無此齋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旣多不可見移亦恐外物或爲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否臣公家住止

率爾可安臣之今啓實無意識亦無言者太子亦不知臣有此屋政以東宮無而臣自處之體不宜爾爾所啓蒙允臣便當敢成第屋安之不疑陛下若不照體臣心便當永廢不脩臣自謂今啓非但是自處宜然實爲微臣往事伏願必垂降許伏見以諸王舉貨屢降嚴旨少拙營生已應上簡府州郡邸舍非臣私有今巨細所資皆是公潤臣私累不少未知將來罷州之後或當不能不試學營覓以自贍連年惡疾餘顧影單回無事畜聚唯逐手爲樂耳上答曰茹亮今啓汝所懷及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爲作煩長啓事凡諸普敕此

意可尋當不關汝一人也宜有敕事吾亦必道項見汝
自更委悉書不欲多及屋事慎勿彊厝此意白澤亦當
不解何意爾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疑求解太傅不
許皇孫婚竟又陳解詔曰公惟德惟行無所厝辭且魯
且衛其誰與二方式範當時流聲史籍豈容屢秉撝謙
以乖期寄疑常慮盛滿又因宮宴求解揚州授竟陵王
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世祖卽位後頻
發詔拜陵不果行遣疑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泆井
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
角放歸其家爲治存寬厚故得朝野歡心四年唐寓之
賊起啓上曰此段小寇出於兇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
但聖明御世幸可不爾比藉聲聽皆云有由而然豈得
不仰啓所懷少陳心欵山海崇深臣獲保安樂公私情
願於此可見齊有天下歲月未久澤沾萬民其實未多
百姓猶險懷惡者衆陛下曲垂流愛每存優旨但頃小
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撻籍檢工巧督
郵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
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寓宙之內何可周視
公家何嘗不知民多欺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爲
此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兒大臣猶不

皆能伏理況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兇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紘紘久欲上啓閑侍無因謹陳愚管伏願特留神思上答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爲是不蚊蟻何足爲憂已爲義勇所破官軍昨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其不辨大耳亦何時無亡命邪後乃詔聽復籍注五年進位大司馬八年給阜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讓嶷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脩理之七年啓求還第上令世子子廉代鎮東府上數幸嶷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騏驎於東崗上騏驎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永明末車駕數游幸唯嶷陪從上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嶷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爲尉司所呵也嶷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上謀北伐以虜所獻氍毹車賜嶷每幸第清除不復屏人上敕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嶷妃庾氏常有疾瘳上幸後堂設金石樂宮人畢至每臨幸輒極日盡歡嶷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偕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

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十年上封疑諸子舊例千戶疑欲五子俱封啓減人五百戶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百萬營功德疑又啓曰臣自嬰今患亟降天臨醫走術官泉開藏府慈寵優渥備極人臣生年疾迫遽陰無幾願陛下審賢與善極壽蒼昊疆德納和爲億兆御臣命違昌數奄奪恩憐長辭明世伏涕嗚咽薨年四十九其日上再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曰疑明哲至親勲高業始德懋王朝道光區縣奄至薨逝痛酷抽割不能自勝柰何柰何今便臨哭九命之禮宜備其制斂以袞冕之

服溫明祕器命服一具衣一襲喪事一依漢東平王故事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大官朝夕送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過葬竟陵王子良啓上曰臣聞春秋所以稱王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是以禮秩殊品爵命崇異在漢則梁王備出警入蹕之儀在晉則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江左以來尊親是闕故致袞章之典廢而不傳寔由人缺其位非禮虧省齊王故事與今不殊締構王業功迹不異凡有變革隨時之宜者政緣恩情有輕重德義有厚薄若事籌前規禮無異則且梁齊闕令終之美猶饗袞贈之榮况故大司馬仁和著於天性孝悌

終於立身節義表於勤王寬猛彰於御物奉上無艱劬之貌接下無毀傷之容淡矣止於清貞無喜愠之色悠然棲於靜默絕馳競之聲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終之者理實爲難在於令行無廢斯德東平樂於小善河間悅於詩書勲績無聞艱危不涉尙致卓爾不羣英聲萬代況今協贊皇基經綸霸始功業高顯清舉逾彰富貴隆重廉潔彌峻等古形今孰類茲美臣愚忖度未有斯例凡庶族同氣愛睦尚少豈有仰覩陛下垂友于之性若此者乎共起布衣俱登天貴生平遊處何事不同分甘均味何珍不等未常覩貌而天心不懼見形而

聖儀不悅爰及臨危捨命親瞻喘息萬分之際沒在聖目號哭動乎天地感慟驚乎鬼神乃至撤膳移寢坐泣遷旦神儀損耗隔宿改容奉瞻聖顏誰不悲悚歷古所未聞記籍所不載既有若斯之大德實不可見典服之贈不彰如其脫致虧忘追改爲煩不令千載之下物有遺恨其德不具美者尚荷嘉隆之命況事光先烈者寧可缺茲盛典臣恐有識之人容致其議且庶族近代桓温庾亮之類亦降殊命伏度天心已當有在又詔曰寵章所以表德禮秩所以紀功慎終追遠前王之盛策累行疇庸列代之通誥故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

事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刺史新除中書監豫章王
嶷體道秉哲經仁緯義挺清譽於弱齡發韶風於早日
締綸霸業之初翼讚皇基之始孝睦著於鄉閭忠諒彰
乎邦邑及秉德論道總牧神甸七教必荷六府咸理振
風潤雨無訾於時候卹民拯物有篤於矜懷雍容廊廟
之華儀形列郡之觀神疑自遠具瞻允集朕友于之深
情兼家國方授以神圖委諸廟勝緝頌九絃陪禪五岳
天不憖遺奄焉薨逝哀痛傷惜震慟乎厥心今先遠戒
期龜謀襲吉宜加茂典以協徽猷可贈假黃鉞都督中
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綬綬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

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虎賁班劍
百人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葬送儀依東平王故事
嶷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
老前路幾何居今之地非心期所及性不貪聚自幼所
懷政以汝兄弟累多損吾暮志耳無吾後當共相勉厲
篤睦爲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
足以相陵侮若天道有靈汝等各自脩立灼然之分無
失也勤學行守基業治閭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
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唯
香火槃水干飯酒脯檳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

東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輦扇織朔望時
節席地香火漿水酒脯干飯檳榔便足雖才愧古人意
懷粗亦有在不以遺財爲累主衣所餘小弟未婚諸妹
未嫁凡應此用本自茫然當稱力及時率有爲辦事事
甚多不復甲乙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爲後患也朝服
之外唯下鐵環刀一口作冢勿令深一一依格莫過度
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
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爲
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世祖哀痛特至至冬乃舉樂宴
朝臣上獻歔流涕諸王邸不得起樓臨瞰宮掖上後登

景陽望見樓悲感乃敕毀之薨後第庫無見錢世祖敕
貨雜物服飾得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
上崩乃省嶷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投書相告
置鞞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
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羣吏中南陽樂藹彭城
劉繪吳郡張稷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牋曰道德
以可久傳聲風流以浸遠隳稱雖復青簡締芳未若玉
石之不朽飛翰圖藻豈伊雕篆之無沫丞相沖粹表於
天真淵照殆乎機象經邦緯民之範體國成務之規故
以業茂惟賢功高則哲神輝眇逸獻算不追感纏奉車

恨百留滯下官夙稟名節恩義軫慕望遂結哀輒欲率
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壘首庶徽猷有述茂則方存昔
子香淳德留銘江介鉅平遺烈墮淚漢南況道尊前往
惠積聯綿者哉下官今便反假無由躬事刊斲須至西
州鳩集所資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藹又與右率沈約
書曰夫道宣餘烈竹帛有時先朽德孚遺事金石更非
後亡丞相獨秀生民傍照日月標勝丘園素履穆於忠
義譽應華袞功迹著於弼諧無得而稱理絕照載若夫
日用閒寂雖無取於錙銖歲功宏達諒有寄於衡石竊
承貴州士民或建碑表俾我荆南閱感無地且作紀江

漢道基分陝衣冠禮樂咸被後昆若其望碑盡禮我州
之舊俗傾壘罷肆鄙土之道風庶幾弘烈或不泯墜荆
江湘三州策名不少竝欲各率毫釐少申景慕斯文之
託歷選惟疑必待文蔚辭宗德僉茂履非高明而誰豈
能騁無愧之辭訓式瞻之望吾西州窮士一介寂寥恩
周榮譽澤遍衣食永惟道膺日月就遠緬尋遺烈觸目
崩心常謂福齊南山慶鍾仁壽吾儕小人貽塵帷蓋豈
圖一心遂投此請約荅曰丞相風道弘曠獨秀生民凝
猷盛烈方軌伊旦愬遺之感朝野同悲承當刊石紀功
傳華千載宜須盛述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

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
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寓內自非一
世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閻鄙人名不入第歎酬今旨便
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沾背也建武中第
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稚珪爲文子廉字景藹
初嶷養魚復侯子響爲世子子廉封永新侯千戶子響
還本子廉爲世子除寧朔將軍淮陵太守太子中書舍
人前軍將軍善撫諸弟子十一年卒贈侍中諡哀世子
第三子子操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淮素姓三公長
子一人爲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爲給事中自此齊

末皆以爲例永泰元年南康侯子恪爲吳郡太守避王
敬則難奔歸以子操爲寧遠將軍吳郡太守永元中爲
黃門郎義師圍城子操與弟宜陽侯子光卒於尚書都
座第四子子行洮陽侯早卒子元琳嗣今上受禪詔曰
褒隆往代義炳彝則朕當此樂推思弘前典豫章王元
琳故巴陵王昭秀曹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胤宜祚井
邑以傳世祀降新淦縣侯五百戶

史臣曰楚元王高祖亞弟無功漢世東平憲王辭位永
平未及光武之業梁孝感於勝詭安平心隔晉運蕃輔
貴盛地實高危持滿戒盈鮮能全德豫章宰相之器誠

南齊書卷二十二
有天真因心無矯率由遠度故能光贊二祖內和九族
實同周氏之初周公以來則未知所匹也
贊曰堂堂烈考德邁前蹤移忠以孝植友惟恭帝載初
造我王奮庸邦家有闕我王彌縫道深日用事緝民雍
愛傳餘祀聲流景鍾

南齊書卷二十二

南齊書卷二十三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四

褚淵

淵弟澄
徐嗣

王儉

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驃
騎將軍尚宋武帝女始安哀公主淵少有世譽復尚文
帝女南郡獻公主姑姪二世相繼拜駙馬都尉除著作
佐郎太子舍人太宰參軍太子洗馬祕書丞湛之卒淵
推財與弟唯取書數千卷襲爵都鄉侯歷中書郎司徒
右長史吏部郎宋明帝卽位加領太子屯騎校尉不受

遷侍中知東宮事轉吏部尚書尋領太子右衛率固辭
司徒建安王休仁南討義嘉賊屯鵲尾遣淵詣軍選將
帥以下勳階得自專決事平加驍騎將軍薛安都以徐
州叛虜頻寇淮泗遣淵慰勞北討衆軍淵還啓帝言盱
眙以西戎備單寡宜更配衣汝陰荆亭竝已圍逼安豐
又已不守壽春衆力止足自保若使遊騎擾壽陽則江
外危迫歷陽瓜步鍾離義陽皆須實力重戍選有幹用
者處之帝在藩與淵以風素相善及卽位深相委寄事
皆見從改封雩都縣伯邑五百戶轉侍中領右衛將軍
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爲吳興太守常侍如故增秩

千石固辭增秩明帝疾甚馳使召淵付以後事帝謀誅
建安王休仁淵固諫不納復爲吏部尚書領常侍衛尉
如故不受乃授右僕射衛尉如故淵以母年高羸疾晨
昏須養固辭衛尉不許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軍
將軍加散騎常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淵同
心共理庶事當奢侈之後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接引賓
客未嘗驕倦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奸賂公行淵不能禁
也遭庶母郭氏喪有至性數日中毀頓不可復識期年
不盥櫛惟哭泣處乃見其本質焉詔斷哭禁弔客葬畢
起爲中軍將軍本官如故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淵

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宮省鎮集衆心淵初爲丹陽與從弟炤同載出道逢太祖淵舉手指太祖車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爲吳興太祖餉物別淵又謂人曰此人材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太祖豫焉太祖既平桂陽遷中領軍領南兗州增戶邑太祖固讓與淵及衛軍袁粲書曰下官常人志不及遠隨運推斥妄踐非涯才輕任重夙宵冰惕近值國危含氣同奮況在下官寧吝身命履冒鋒炭報効恒理而褒嘉之典偏見甄沐貴登端戎秩加爵土瞻言霄衢魂神震墜下官奉上以誠率性無矯前後忝荷未嘗固讓至若今授特深惟迫

寔以衛恩先旨義兼陵闕識蔽防萌宗戚構禍引誚歸咎旣已覲顏乃復乘災求幸藉亂取貴斯實國家之恥非臣子所忍也且榮不可濫寵不可昧乞蠲中候請停增邑庶保止足輸効淮湄如使伐匈奴凱歸反旆以此受爵不復固辭矣淵粲答曰來告穎亮敬挹無已謙貶居心深承非飾此誠此旨久著言外况復造席舒衿迂翰緒意推情顧已信足書紳但今之所宜商榷必以輕重相推世惟多難事屬雕弊四維恒擾邊氓未安國家費廣府藏須備北狄侵邊憂虞交切寓內含識尚爲天下危心相與共荷任寄若此當可稍脩廉退不求之懷

抱實謂不可了其不可理無固執且勅寇窮凶勢過原
燎爨逆倉卒終古未聞常時懼惑當慮先定結壘新亭
枕戈待敵斷決之策寔有由然鋒鏑初交元惡送首總
律制奇判於此舉裂邑萬戶登爵槐鼎亦何足少酬勳
勞粗塞物聽今以近侍禁旅進昇中候乘平隨牒取此
非叨濟河昔所履牧鎮軍秩不逾本詳校階序愧在未
優就加冲損特虧朝制奉職數載同舟無幾劉領軍峻
節霜明臨危不顧音迹未晞奄成今古迷途失偶慟不
及悲戎謨內寄恒務倍急秉操辭榮將復誰委誠惟軍
柄所期自增茂圭社誓貫朝廷匹夫里語尚欲信厚君
令必行逡巡何路凡位居物首功在衆先進退之宜當
與衆共苟殉獨善何以處物受不自私彌見至公表裏
詳究無而後可想體殊常深思然納太祖乃受命其年
淵加尚書令侍中給班劔二十人固讓令三年進爵爲
侯增邑千戶服闋改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故給鼓吹
一部明年淵後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如初葬畢詔攝
職固辭又以期祭禮及表解職竝不許蒼梧酷暴稍甚
太祖與淵及袁粲言世事祭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
霍之事非季代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歸
心太祖及廢蒼梧羣公集議袁粲劉秉旣不受任淵曰

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書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
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
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沈攸之事起袁粲懷貳太祖
召淵謀議淵曰西夏豐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
太祖密爲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本官如故齊臺建
淵白太祖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求爲齊官太祖
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封南
康郡公邑三千戶淵固讓司徒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
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勸淵受命淵終不就淵美儀貌
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

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嘗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
得宰相矣尋加尚書令本官如故二年重申前命爲司
徒又固讓是年虜動上欲發王公已下無官者爲軍淵
諫以爲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朝廷機事多與諮
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謂羣臣曰卿等
竝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淵
歛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
叔知公爲朱祐久矣淵涉獵談議善彈琵琶世祖在東
宮賜淵金鏤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氣度不妄舉動宅
嘗失火煙焰甚逼左右驚擾淵神色怡然索輦來徐去

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精謂之白虹貫日
言爲宋氏亡徵也太祖崩遺詔以淵爲錄尚書事江左
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王儉議以爲見
居本官別拜錄推理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
三公王侯則優策竝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
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尚書令品雖
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
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卽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
有策書用申隆寄旣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尋增淵班
劔爲三十人五日一朝頃之寢疾上相星連有變淵憂
之表遜位又因王儉及侍中王晏口陳於世祖世祖不
許又啓曰臣顧惟凡薄福過災生未能以正情自安遠
慙彥輔旣內懷耿介便覺晷刻難推叨職未久首歲便
嬰疾篤爾來沈痼頻經危殆彌深憂震陛下曲存遲回
或謂僉議同異此出於留慈每過愛欲其榮臣年四十
有八叨忝若此以疾陳遜豈駭聽察總錄之任江左罕
授上隣亞台升降蓋微今受祿弗辭退紬斯願於臣名
器非曰貶少萬物耳目皎然共見寧足仰延聖慮稍垂
矜惜臣若內飾廉譽外循謙後此則憲書行劾刑綱是
肅臣赤誠不能行亦幽明所不宥區區寸心歸啓以實

自吝寸陰寔願萬倍堯世昔王弘固請乃於司徒爲衛
將軍宋氏行之不疑當時物無異議以臣方之曾何足
說伏願恢闡宏猷賜開亭造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乃
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上遣侍中王
晏黃門郎王秀之問疾薨家無餘財負債至數十萬詔
曰司徒奄至薨逝痛怛慟懷比雖疋瘵便力出臨哭給
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疋蠟二
百斤時司空掾屬以淵未拜疑應爲吏敬不王儉議依
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
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淵旣解職而未

恭後授府猶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
樂陵遷爲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服陳留迎
吏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又詔
曰夫褒德所以紀民慎終所以歸厚前王習祖盛典咸
必由之故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新除司徒領驃騎將軍
南康公淵履道秉哲鑒識弘曠爰初弱齡清風夙舉登
庸應務具瞻允集孝友著於家邦忠貞彰於亮采佐命
先朝經綸王化契濶屯夷綢繆終始總錄機衡四門惟
穆諒以同規往古式範來今謙光彌遠屢陳降挹權從
高旨用虧大猷將登上列永翼聲教天不憖遺奄焉薨

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其贈公太宰侍中錄尚書公如故
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葬送之禮悉依宋
太保王弘故事諡曰文簡先是庶姓三公轎車未有定
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淵始也又詔淵妻宋
故巴西主埏隧暨啓宜贈南康郡公夫人長子賁字蔚
先解褐祕書郎昇明中爲太祖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
長史太傅戶曹屬黃門郎領羽林監齊世子中庶子領
翊軍校尉建元初仍爲宮官歷侍中淵薨服闋見世祖
賁流涕不自勝上甚嘉之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長史
左民尚書散騎常侍祕書監不拜六年上表稱疾讓封

與弟綦世以爲賁恨淵失節於宋室故不復仕永明七
年卒詔賜錢三萬布五十疋
綦字茂緒永明中解褐爲員外郎出爲義興太守八年
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封還賁子霽詔許之建武末
爲太子詹事度支尚書領軍將軍永元元年卒贈太常
諡穆淵弟澄

澄字彥道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淵後
尚吳郡公主生澄淵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淵
爲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
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豫章王感疾太祖召澄爲

治立愈尊遷左民尚書淵薨澄以錢萬一千就招提寺贖太祖所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又贖淵介犢犀導及淵常所乘黃牛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袁彖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謹見知其年卒澄女爲東昏皇后永元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時東陽徐嗣妙醫術有一僮父冷病積年重茵累褥牀下設鑪火猶不差嗣爲作治盛冬月令僮父裸身坐石上以百瓶水從頭自灌初與數十瓶寒戰垂死其子弟相守垂泣嗣令滿數得七八十瓶後舉體出氣如雲蒸嗣令徹牀去被明日立能起行云此大熱病也又春月出

南籬門戲聞笛屋中有呻吟聲嗣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治必死乃往視一姥稱舉體痛而處處有黥黑無數嗣還煮升餘湯送令服之姥服竟痛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所黥處皆拔出長寸許乃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事驗甚多過於澄矣

王儉字仲寶琅琊臨沂人也祖曇首宋右光祿父僧綽金紫光祿大夫儉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章侯拜受茅生流涕嗚咽幼有神彩專心篤學手不釋卷丹陽尹袁粲聞其名言之於明帝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

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塚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
故事不行解褐祕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祕書丞上表求
校墳籍依七畧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表辭甚典又
撰定元徽四部書曰母憂服闋爲司徒右長史晉令公
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時
議不許蒼梧暴虐儉憂懼告袁粲求出引晉新安主壻
王獻之爲吳興例補義興太守還爲黃門郎轉吏部郎
昇明二年遷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儉察太祖
雄異先於領府衣裾太祖爲太尉引爲右長史恩禮隆
密專見任用轉左長史及太傅之授儉所唱也少有宰

相之志物議咸相推許時大典將行儉爲佐命禮儀詔
策皆出於儉褚淵唯爲禪詔文使儉參治之齊臺建遷
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太祖從容謂儉曰我今日
以青溪爲鴻溝對曰天應民順庶無楚漢之事建元元
年改封南昌縣公食邑二千戶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
故上壞宋明帝紫極殿以材柱起宣陽門儉與褚淵及
叔父僧虔連名上表諫曰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
輿春臺將立晉卿秉議北宮肇構漢臣盡規彼二君者
或列國常侯或守文中主尚使諫諍在義卽悅況陛下
聖哲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藉前誥竊乃有心陛下登

庸宰物節省之教既昭龍衮琬極簡約之訓彌遠乾華
外構采椽不斷紫極故材爲宣陽門臣等未譬也夫移
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畏影迹而馳驚豈靜處之方
且又三農在日千畝咸事輟望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
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宮南重陽所屬年
月稍久漸就淪胥自可隨宜脩理而合度改作之煩於
是乎息所啓謬合請付外施行上手詔酬納宋世外六
門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樽者言白門三重門竹籬
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牆儉又諫上答曰吾欲令後
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

上歎曰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爲我生儉也
其年儉固請解選表曰臣遠尋終古近察身事邀恩幸
藉未見其倫何者子房之遇漢后公達之逢魏君史籍
以爲美談君子稱其高義二臣才堪王佐理非曲私兩
主專仗威武有傷寬裕豈與庸流之人憑含弘之澤者
同年而語哉預在有心胡寧無感如使傾宗殞元有益
塵露猶當畢志驅馳仰訓萬一豈容稍在形飾以徇常
事九流任要風猷所先玉石朱素由斯而定臣亦不謂
文案之間都無微解至於品裁臧否特所未閑雖存自
勗識不副意兼竊而任彼此俱壅專情本官庶幾髣髴

且前代掌選未必具在代來何爲於今非臣不可傾心奉國匪復退讓之與預同休戚寧俟位任爲親陛下若不以此理賜期豈仰望於殊眷頻冒嚴威分甘尤戾見許加侍中固讓復散騎常侍上曲宴羣臣數人各使効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檢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自仲尼居而起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二百人上崩遺詔以儉

爲侍中尚書左鎮軍將軍世祖卽位給班劍二十人永明元年進號衛軍將軍參掌選事二年領國子祭酒丹陽尹本官如故給鼓吹一部三年領國子祭酒叔父僧虔亡儉表解職不許又領太子少傅本州中正解丹陽尹舊太子敬二傳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之禮是歲省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悉以四部書充儉家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儉長禮學諳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座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

插幘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自比也世祖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諮事上以往來煩數復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不許七年乃上表曰臣比年辭選具簡天朝款言彰於侍接丹誠布於朝野物議不以爲非聖心未垂矜納臣聞知慧不如明時求之微躬實允斯義妄庸之人沈浮無取命偶休泰遂踐康衢秋葉辭條不假風飈之力太陽躋景無俟螢燭之暉晦往明來五德遞運聖不獨治

八元亮采臣逢其時而叨其位常總端右丞管銓衡事涉兩朝歲綿一紀盛年已老孫孺巾冠人物徂遷逝者將半三考無聞九流寂寞能官之詠輟響於當時大車之刺方興於來日若夫珥貂衣裘之貴四輔六教之華誠知匪服職務差簡端揆雖重猶可勉勵至於品藻之任尤懼其阻風宵罄竭屢試無庸歲月之久近世罕比非唯悔吝在身故乃惟塵及國方今多士盈朝羣才競爽選衆而授古亦何人嘗陳微翰必希天照至敬無文不敢煩黷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薨年三十八吏部尚書王晏啓及儉喪上答曰儉年

德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不展救護便爲異世奄忽
如此痛酷彌深其契闊艱運義重常懷言等悲切不能
自勝痛矣奈何往矣奈何詔衛軍文武及臺所兵仗可
悉停待葬又詔曰慎終追遠列代通規褒德紀勳彌峻
恒策故侍中中書令太子少傅領國子祭酒衛軍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南昌公儉體道秉哲風宇淵曠肇自弱
齡清猷自遠登朝應務民望斯屬草昧皇基協隆鼎祚
宏謨盛烈載銘彝篆及贊朕躬徽績光茂忠圖令範造
次必彰四門允穆百揆時序宗臣之重情寄兼常方正
位論道永釐衮職弼茲景化以贊隆平天不憖遺奄焉

薨逝朕用震于厥心可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公如故
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劔爲六十人葬禮依故大宰文
簡公褚淵故事冢墓材官營辦諡文憲公儉寡嗜慾唯
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
重少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並行於世今上受禪下
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千戶儉弟遜昇明中爲丹陽丞
告劉秉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
爲禍因褚淵啓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曰儉門世載
德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遜以遠徙永嘉郡道伏誅
史臣曰褚淵袁粲俱受宋明帝顧託粲旣死節於宋氏

而淵逢興運世之非責淵者衆矣臣請論之夫湯武之迹異乎堯舜伊呂之心亦非稷契降此風規未足爲證也自金張世族袁楊鼎貴委質服義皆由漢氏膏腴見重事起於斯魏氏君臨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後朝晉氏登庸與之後事名雖魏臣實爲晉有故主位雖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爲舊準羽儀所隆人懷羨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眄如一中行智伯未有異遇褚淵當泰始初運清塗已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既以民望而見引亦隨民望而去之夫爵祿旣輕有國常選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故人主之所同謬世情之過差也

贊曰猗歟褚公德素內充民譽不爽家稱克隆從容佐世貽議匪躬文憲濟濟輔相之體稱述霸王綱維典禮期寄兩朝綢繆宮陛

南齊書卷二十三

南齊書卷二十三考證

褚淵傳帝在藩與淵以風素相善○風汲古閣本作夙出為吳興太守○臣祖庚按通鑑作吳郡注云吳郡近

畿大郡也吳興次郡也淵以大尚書出守當得大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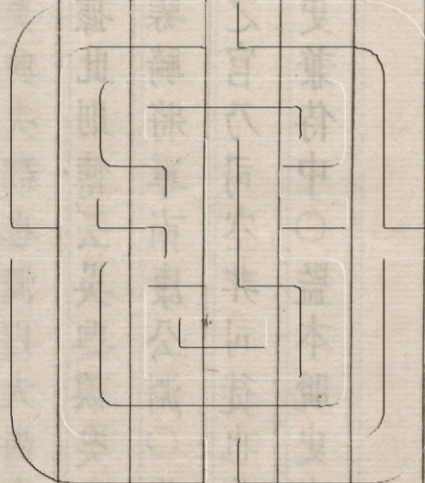
吳郡為是據此則傳云吳興誤矣

新除司徒領驃騎將軍南康公淵○諸本同臣承蒼按

褚淵新除之官乃司空非司徒也諸本並誤

王儉傳遷長史兼侍中○監本脫史字從南史增入

南齊書卷二十三考證



南齊書卷二十四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五

柳世隆 張瓌

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也祖憑馮翊太守父叔宗早卒世隆少有風器伯父元景宋大明中為尚書令獨賞愛之異於諸子言於孝武帝得召見帝曰三公一人是將來事也海陵王休茂為雍州辟世隆為迎主簿除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參軍出為虎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虎威之號為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

乾隆四年校刊

南齊書卷二十四 列傳

門世不絕公也元景為景和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泰始初諸州反叛世隆以門禍獲申事由明帝乃據郡起兵遣使應朝廷引農人劉僧麟亦聚眾應之收合萬人奄至襄陽萬山為孔道存所破眾皆奔散僅以身免逃藏民間事平乃出還為尚書儀曹郎明帝嘉其義心發詔擢為太子洗馬出為寧遠將軍巴西梓潼太守還為越騎校尉轉建平王鎮北諮議叅軍領南泰山太守轉司馬東海太守入為通直散騎常侍尋為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時世祖為長史與世隆相遇甚懼太祖之謀渡廣陵也令世祖率眾下同會京邑世隆與長

流蕭景先等戒嚴待期事不行是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為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世祖將下都劉懷珍白太祖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太祖納之與世祖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世祖舉世隆自代轉為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寧朔將軍中兵參軍武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惠真龍驤將軍騎兵參軍王道起三萬人為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攘兵領寧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靈

真沈僧敬龍驤將軍高茂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
王靈秀丁珍東寧朔將軍中兵參軍王彌之寧朔將軍
外兵參軍楊景穆二千匹騎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
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洲坐胡床以望其
軍有自驕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遣人告世隆
曰被太后令當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
使人答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
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
燒郭邑築長圍攻道顧謂人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剋晝
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世祖初下與世隆別

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則坐守空城
不可制也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爲其內我爲其外乃
無憂耳至是世祖遣軍主桓敬陳肩叔苟元賓等八軍
據西塞令堅壁以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
潛使入郢城通援軍消息內外並喜尚書符曰沈攸之
出自隴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以從父宗廕愛之若
子羽翼吹噓得昇官次景和昏悖猜畏柱臣而攸之凶
忍趣利樂禍請銜詔旨躬行反噬又攸之與譚金童泰
壹等暴寵狂朝並爲心膂同功共體世號三侯當時親
昵情過管鮑仰遭革運凶黨懼戮攸之反善圖全用得

自免既殺從父又虐良朋雖呂布販君酈寄賣友方之
斯人未足爲酷秦始開闢網漏吞舟畧其凶險取其搏
噬故階亂獲全因禍興福攸之稟性空淺躁而無謀濃
湖土崩本非已力彭城下邳望旗宵遁再棄王師久應
肆法值先帝宥其回溪之恥冀有封峭之捷故得幸會
推遷頻煩顯授內端戎禁外綏萬里聖去鼎湖遠頒顧
命託寄崇深義感金石而攸之始奉國諱喜形于顏普
天同哀已以爲慶累登蕃岳自郢遷荆晉熙王以皇弟
代鎮地尊望重攸之斷割候迎肆意陵畧料擇士馬簡
算器械權撥精銳並取自隨郢城所留十不遺一專恣

鹵奪罔顧國典踐荆已來恒用姦數旣懷異志興造無
端乃蹙迫羣蠻騷擾山谷揚聲討伐盡戶土丁蟻聚郭
邑伺國衰盛從來積年求不解甲遂四野百縣路無男
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自古酷虐未聞於此昔歲桂陽
內巽宗廟阡危攸之任官上流兵彊地廣勤王之舉寔
宜悉行裁遣羸弱不滿三千至郢州稟受節度欲令判
否之日委罪晉熙招誘劒客羈絆行侶竄叛入境輒加
擁護逋亡出界必遣窮追視吏若讎遇民如草峻太半
之賦暴參夷之刑鞭箠國士全用虐法一人逃亡闔宗
捕逮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曠蕩之澤長隔彼州人懷怨

望十室而九今乃舉兵內侮姦回外熾斯寔惡熟罪成
之辰決癰潰疽之日幕府過荷朝寄義百常憤董御元
戎龔行天罰今遣新除使持節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
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聞喜縣開國侯黃回員外散騎
常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重安縣開國子軍主王敬則
屯騎校尉長壽縣開國男軍主王宜與屯騎校尉陳承
叔右軍將軍葛陽縣開國男彭文之驃騎行參軍振武
將軍邵宰精甲二萬衝其首旆又遣散騎常侍游擊將
軍臨湘縣開國男呂安國持節寧朔將軍越州刺史孫
曇瓘屯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左軍將軍

新亭侯任倏伯龍驤將軍虎賁中郎將尹畧屯騎尉南
城令曹虎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蕭鸞新除寧朔將軍
游擊將軍下邳縣開國子垣崇祖等舳艫二萬駱驛繼
邁又遣屯騎校尉苟元賓撫軍參軍郭文考撫軍中兵
參軍程隱儁奉朝請諸襲光等輕艫一萬截其精要驍
騎將軍周盤龍後將軍成買輔國將軍王勅勤屯騎校
尉王洪範等鐵騎五千步道繼進先據陸路斷其走伏
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征
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縣開國侯新除鎮軍
將軍張敬兒志節慷慨卷甲樊鄧水步俱馳破其巢窟

持節督司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
范陽縣侯姚道和義烈梗槩投袂方隅風馳電掩襲其
輜重萬里建於四方飛旆莫不總率衆師雲翔雷動人
神同憤遠邇并心今皇上聖明將相仁愛約法三章寬
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上有惠民之澤下無樂亂
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大逆舉無名之師驅讎怨之
衆是以朝野審其易取含識判其成禽彼土士民罹毒
日久今復相逼迫投赴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去就
在機望思先曉無使一人迷疑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
典有如皎日郢城旣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黃回軍至西

陽乘三層艦作羌胡伎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本逼
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是稍多攸之日夕乘馬
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
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
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爲
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
是一人叛遣十人追並去不反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
攘兵射書與世隆請降世隆開門納之攘兵燒營而去
火起乃覺攸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壻張
平慮斬之軍旅大散攸之渡魯山岸猶有數十匹騎自

隨宣令軍中日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爲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將至江陵乃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麟道追之攸之已死徵爲侍中仍遷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邑二千戶出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丁母憂太祖踐阼起爲使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進爵爲公上手詔與司徒褚淵曰向見世隆毀瘠過甚殆欲不可復識非直使人惻然實亦世珍國寶也淵答曰世隆至性純深哀過乎禮事陛下在危盡忠喪親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

榮增寵足以厲俗敦風建元二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時虜寇壽陽上敕世隆曰歷陽城大恐不可卒治正宜斷隔之深爲保固處分百姓若不將家守城單身亦難可委信也尋又敕曰吾更歷陽外城若有賊至卽勒百姓守之故應勝割棄也垣崇祖旣破虜上欲罷併二豫敕世隆曰比思江西蕭索二豫兩辦爲難議者多云省一足一於事爲便吾謂非乃乖謬卿以爲云何可具以聞尋授後將軍尚書右僕射不拜世隆性愛涉獵啟太祖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出爲使持節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安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江北畏虜寇搔

動不安上敕世隆曰比有北信賊猶治兵在彭城年已垂盡或當未必送死然豺狼不可以理推爲備或不可懈彼郭旣無關要用宜開除使去金城三十丈政佳耳發民治之無嫌若作三千人食者已有幾米可指牒付信還民間若有丁多而細口少者悉令戍非疑也又敕曰昨夜得北使啟鍾離聞賊已渡淮旣審送死便當制加剿撲卿好參候之有急令諸小戍還鎮不可賊至不覺也賊旣過淮不容邇退散要應有處送死者定攻壽陽吾當遣援軍也又遣軍助世隆并給軍糧虜退上欲土斷江北又敕世隆曰呂安國近在西土斷郢司二境

上雜民大佳民始無驚恐近又令垣豫州斷其州內商得崇祖啟事已行竟近無云云殊稱前代舊意卿視兗部中可行此事不若無所擾春便就手也其見親委如此世祖卽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建號世隆題州齋壁曰永明十一年謂典籤李黨曰我不見也入爲侍中護軍將軍遷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右率雍州大中正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中正如故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官總督伐蠻衆軍仍爲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湘州刺史常侍如故世隆至鎮以方畧討平之在州立邸治生爲中丞

庾杲之所奏詔原不問復入爲尚書左僕射領衛尉不拜仍轉尚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璫爲上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改授侍中衛將軍不拜轉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九年卒時年五十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一十萬布三百匹蠟三百斤又詔曰故侍中左光祿大夫貞陽公世隆秉德居業才兼經緯少播清徽長弘美譽入參內禁出贊西牧專寄郢郊剋挫巨猾超越前勲功著一代及總任方州民頌寬德翼教崇

闔朝稱元正忠謨嘉猷簡于朕心雅志素履邈不可踰將登鉉味用變鴻化奄至薨殞震慟良深贈司空班劍三十人鼓吹一部侍中如故諡曰忠武上又敕吏部尚書王晏曰世隆雖抱疾積歲志氣未衰冀醫藥有效痊差可期不謂一旦便爲異世痛怛之深此何可言其昔在郢誠心夙懼全保一蕃勲業克著尋准契濶增泣悲咽卿同在情亦當無已已耶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正取其坐處焉著龜經祕要二卷行於世長子悅早卒

張瓌字祖逸吳郡吳人也祖裕宋金紫光祿大夫父永

右光祿大夫曉音律宋孝武問永以太極殿前鍾聲嘶永荅鍾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瓌解褐江夏王太尉行參軍署外兵隨府轉爲太傅五官爲義恭所遇遷太子舍人中書郎驃騎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初永拒桂陽賊於白下潰散阮佃夫等欲加罪太祖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轉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遭父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遐爲吳郡潛相影響因沈攸之事起聚衆三千人治攻具太祖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瓌瓌僞受旨與叔

恕領兵十八人入郡與防郡隊主彊弩將軍郭羅雲進中齋取遐踰窻而走瓌部曲顧憲子手斬之郡內莫敢動者獻捷太祖以告領軍張冲冲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卽授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封瓌義成縣侯邑千戶太祖故以嘉名錫之除冠軍將軍東海東莞二郡太守不拜建元元年增邑爲二百戶尋改封平都遷侍中加領步兵校尉二年遷都官尚書領校尉如故出爲征虜將軍吳興太守三年烏程令顧昌立有罪瓌坐不糾免官明年爲度支尚書世祖卽位爲冠軍將軍鄱陽王北中郎長史襄陽相行雍州府州事隨府轉征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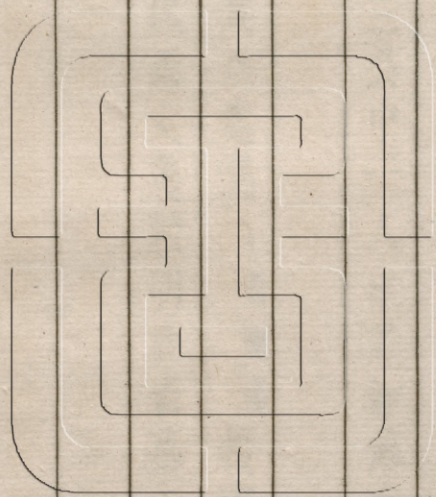
長史四年仍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
司州之隨郡軍事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尋領寧蠻校尉
還爲左民尚書領右軍將軍遷冠軍將軍大司馬長史
十年轉太常自陳衰疾願從閑養明年轉散騎常侍光
祿大夫頃之上欲復用瓌乃以爲後將軍南東海太守
秩中二千石行南徐州府州事又行河東王國事到官
復稱疾還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鬱林卽位加金章紫
綬隆昌元年給親信二十人鬱林廢朝臣到宮門參承
高宗瓌託脚疾不至海陵立加右將軍高宗疑外藩起
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恒臥疾建

武元年轉給事中光祿大夫親信如故月加給錢二萬
二年虜盛詔瓌以本官假節督廣陵諸軍事行南兗州
事虜退乃還瓌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有子十餘人常云
其中要應有好者建武末屢啟高宗還吳見許優游自
樂或有譏瓌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
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處耳高宗疾甚防疑大
司馬王敬則以瓌素著幹畧授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
爲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將吏三千人迎拒於松江聞敬
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民間事平瓌復還郡爲
有司所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爲光祿大夫尋加前將軍

金章紫綬三年義師下東昏假瓌節戍石頭義師至新
亭瓌棄城走還宮梁初復爲光祿天監四年卒

史臣曰文以附衆武以立威元帥之才稱爲國輔沈攸
之十年治兵白首舉事荆楚上流方江東下斯驅除之
巨難帝王之大敵柳世隆勢居中夏年淺位輕首抗全
師孤城挑攻臨墀授策曾無汗馬勅寇垂沮力屈於高
墉亂轍爭先降奔郢路陸遜之破立德不是過也及世
道清寧出牧內佐體之以風素居之以雅德固興家之
盛美也

贊曰忠武匡贊實號兼資廟堂析理高壘搴旗游藝善
術安絃拂龜義成祚土功立帝基



南齊書卷二十四

南齊書卷二十四考證

柳世隆傳帝曰三公一人是將來事也○臣祖庚按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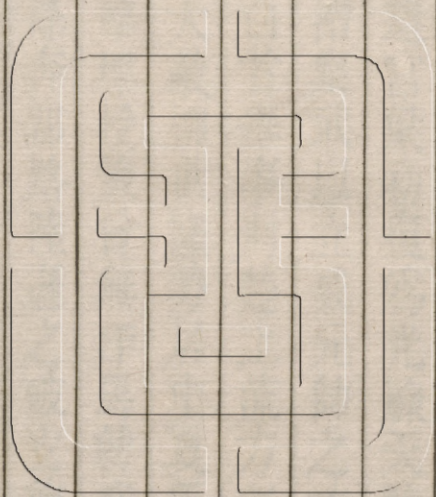
史云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蓋言世

隆將來是三公中一人也若如傳言似未明晰當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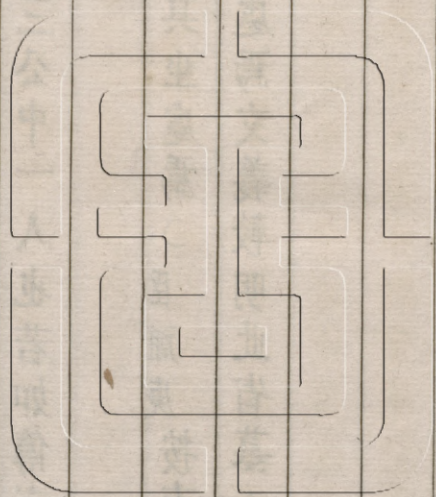
史為優

及卒墓正取其坐處焉○臣祖庚按南史云墓工圖墓

正取其坐處焉文義較明此省墓工圖三字未合



南齊書卷二十四考證



南齊書卷二十五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六

垣崇祖

張敬兒

垣崇祖字敬遠下邳人也族姓豪彊石虎世自畧陽徙之於鄴曾祖敞為慕容德偽吏部尚書祖苗宋武征廣固率部曲歸降仍家下邳官至龍驤將軍汝南新蔡太守父詢之積射將軍宋孝武世死事贈冀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幹畧伯父豫州刺史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成吾門汝等不及也刺史劉道隆辟為主簿厚遇之

除新安王國上將軍景和世道隆求出爲梁州啓轉崇祖爲義陽王征北行參軍與道隆同行使還下邳召募明帝立道隆被誅薛安都反明帝遣張永沈攸之北討安都使將裴祖隆李世雄據下邳祖隆引崇祖共拒戰會青州援軍主劉彌之背逆歸降祖隆士衆沮敗崇祖與親近數十人夜救祖隆與俱走還彭城虜旣陷徐州崇祖仍爲虜將游兵琅邪間不復歸虜不能制密遣人於彭城迎母欲南奔事覺虜執其母爲質崇祖妹夫皇甫肅兄婦薛安都之女故虜信之肅仍將家屬及崇祖母奔胸山崇祖因將部曲據之遣使歸命太祖在淮陰

板爲胸山戍主送其母還京師明帝納之胸山邊海孤險人情未安崇祖常浮舟舸於水側有急得以入海軍將得罪亾叛具以告虜虜僞圍城都將東徐州刺史成固公始得青州聞叛者說遣步騎二萬襲崇祖屯洛要去胸山城二十里崇祖出送客未歸城中驚恐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賊此擬來本非大舉政是承信一說易遣誑之今若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急去此二里外大叫而來唱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逐退船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令人持兩炬火登山

鼓叫虜參騎謂其軍備甚盛乃退崇祖啓明帝曰淮北士民力屈胡虜南向之心日夜以冀崇祖父伯並爲淮北州郡門族布在北邊百姓所信一朝嘯咤事功可立名位尚輕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近明帝以爲輔國將軍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命司馬從之謀襲郡崇祖討捕斬之數陳計算欲尅復淮北時虜聲當寇淮南明帝以問崇祖崇祖因啓宜以輕兵深入出其不意進可立不世之勲退可絕其窺窬之患帝許之崇祖將數百人入虜界七百里據南城固蒙山扇動郡縣虜率大衆攻之其別將梁湛母在虜虜執其母使湛告部曲

曰大軍已去獨住何爲於是衆情離阻一時奔退崇祖謂左右曰今若俱退必不獲免乃住後力戰大敗追者而歸以久勞封下邳縣子泰豫元年行徐州事徙戍龍沮在朐山南崇祖啓斷水清平地以絕虜馬帝以問劉懷珍云可立崇祖率將吏塞之未成虜主謂僞彭城鎮將平陽公曰龍沮若立國之耻也以死爭之數萬騎掩至崇祖馬輿陷陣不能抗乃築城自守會天雨十餘日虜乃退龍沮竟不立歷旰晷平陽東海三郡太守將軍如故轉郟陵王南中郎司馬復爲東海太守初崇祖遇太祖於淮陰太祖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謂皇甫肅曰

此真吾君也吾今逢主矣所謂千載一時遂密布誠節元徽末太祖憂慮令崇祖受旨卽以家口託皇甫肅勒數百人將入虜界更聽後旨會蒼梧廢太祖名崇祖領部曲還都除遊擊將軍沈攸之事平以崇祖爲持節督兗青冀三州諸軍事累遷冠軍將軍兗州刺史太祖踐阼謂崇祖曰我新有天下夷虜不識運命必當動其蟻衆以送劉昶爲辭賊之所衝必在壽春能制此寇非卿莫可徙爲使持節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封望蔡縣侯七百戶建元二年虜遣僞梁王郁豆眷及劉昶馬步號二十萬寇壽春崇祖召文武議曰賊

衆我寡當用奇以制之當脩外城以待敵城旣廣闊非水不固今欲堰肥水却淹爲三面之險諸君意如何衆曰昔佛狸侵境宋南平王士卒完盛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今日之事十倍於前古來相承不築肥堰皆以地形不便積水無用故也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曰卿見其一不識其二若捨外城賊必據之外脩樓櫓內築長圍四周無礙表裏受敵此坐自爲擒守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崇祖謂長史封延伯曰虜貪而少慮必悉力攻小城圖破此堰見塹狹城小謂一往可

尅當以蟻附攻之放水一激急踰三峽事窮奔透自然沈溺此豈非小勞而大利邪虜衆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肉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輦上城手自轉式至日晡時決小吏埭水勢奔下虜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死數千人衆皆退走初崇祖在淮陰見上便自比韓信白起咸不信唯上獨許之崇祖再拜奉旨及破虜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許爲我制虜果如其言其怛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爲都督號平西將軍增封爲千五百戶崇祖聞陳顯達李安民皆增給軍儀啓上求鼓吹橫吹上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

祖慮虜復寇淮北啓徙下蔡戍於淮東其冬虜果欲攻下蔡旣聞內徙乃揚聲平除故城衆疑虜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虜豈敢置戍實欲除此故城政恐奔走殺之不盡耳虜軍果夷掘下蔡城崇祖自率衆渡淮與戰大破之追奔數十里殺獲千計上遣使入關參虜消息還敕崇祖曰卿視吾是守江東而已邪所少者食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殘醜敕崇祖脩治苟陂田世祖卽位徵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詔留本任加號安西仍遷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初豫章王有盛寵世祖在東宮崇祖不自附結及破虜詔使還朝與共

密議世祖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崇祖曰世間流言我已豁諸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也崇祖拜謝崇祖去後上復遣荀伯玉口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世祖以崇祖心誠不實銜之太祖崩慮崇祖爲異便令內轉永明元年四月九日詔田垣崇祖凶詬險躁少無行業昔因軍國多虞採其十夫之用大運光啓頻煩升擢溪壑靡厭浸以彌廣去歲在西連謀境外無君之心已彰遐邇特加遵養庶或悛革而猜貳滋甚志興亂階隨與荀伯玉驅合不逞窺窬非覲構扇邊荒互爲表裏寧朔將軍孫景育究悉姦計具以啓聞除惡務本刑茲罔赦便可收掩肅明憲辟死時年四十四子惠隆徙番禺卒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本名苟兒宋明帝以其名鄙改焉父醜爲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兒年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求入隊爲曲阿戍驛將州差補府將還爲郡馬隊副轉隊主稍官寧蠻府行叅軍隨同郡人劉胡領軍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湖陽蠻官軍引退蠻賊追者數千人敬兒單馬在後衝突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箭中左腋賊不能抗平西將軍山陽王

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人敬兒自占見寵爲長史兼行
叅軍領白直隊泰始初除寧朔將軍隨府轉叅驃騎軍
事署中兵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鵠尾洲啓明
帝乞本郡事平爲南陽太守將軍如故初王玄謨爲雍
州土斷敬兒家屬舞陰敬兒至郡復還冠軍三年薛安
都子栢令環龍等竊據順陽廣平畧義成扶風界刺史
巴陵王休若遣敬兒及新野太守劉攘兵攻討合戰破
走之徙爲順陽太守將軍如故南陽蠻動復以敬兒爲
南陽太守遭母喪還家朝廷疑桂陽王休範密爲之備
乃起敬兒爲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桂陽事起隸太祖頓
新亭賊矢石旣交休範白服乘輦往勞樓下城中望見
其左右人兵不多敬兒與黃回白太祖曰桂陽所在備
防寡闕若詐降而取之此必可擒也太祖曰卿若能辦
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
休範喜召至輦側回陽致太祖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
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休範左右數百人
皆驚散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
軍太祖以敬兒人位旣輕不欲使使爲襄陽重鎮敬兒
求之不已乃微動太祖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
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太祖笑而無言

乃以敬兒爲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司二郡軍事雍州刺史將軍如故封襄陽縣侯二千戶部伍泊沔口敬兒乘舩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走餘二小吏沒輪下叫呼救敬兒兩掖挾之隨船覆仰常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沈攸之聞敬兒上遣人伺覘見雍州迎軍儀甚盛慮見掩襲密自防備敬兒至鎮厚結攸之信饋不絕得其事迹密白太祖攸之得太祖書翰論選用方伯密事輒以示敬兒以爲反間敬兒終無二心元徽末襄陽大水平地數丈百姓資財皆漂沒襄陽虛耗太祖與

攸之書令賑貸之攸之竟不歷意敬兒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欸及蒼梧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鐙一隻敬兒乃爲之備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使報敬兒敬兒勞接周至爲設酒食謂之曰沈公那忽使君來君殊可命乃列仗於廳事前斬之集部曲頓攸之下當襲江陵時攸之遺太祖書曰吾聞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我可謂通之矣大明之中謬奉聖王忝同侍衛情存契濶義著斷金乃命帛而衣等糧而食值景和昏暴心爛形焦若斯之苦寧可言盡吾自分碎首於閣下足下亦懼滅族於舍

人爾時磐石之心既固義無貳計蹙迫時難相引求全
天道矜善此理不空結姻之始實關於厚及明帝龍飛
諸人皆爲鬼矣吾與足下得蒙大造親過夙眷遇若代
臣錄其心迹復忝驅使臨崩之日吾豫在遺託加榮授
寵恩深位高雖復情謝古人粗識忠節誓心仰報期之
必死此誠志竟未申遂先帝登遐微願永奪自爾已來
與足下言面殆絕非唯分張形跡自然至此脫枉一告
未常不對紙流涕豈願相詣於今哉苟有所懷不容不
白初得賢子蹟疏云得家信云足下有廢立之事安國
寧民此功巍巍非吾等常人所能信也俄奉皇太后假

令云足下潛構深畧獨斷懷抱一何能壯但冠雖弊不
可承足蓋共尊高故耳足下交結左右親行殺逆以免
身患卿當謂龍逢比干癡人耳凡廢立大事不可廣謀
但袁褚遺寄劉又國之近戚數臣地籍實爲膏腴人位
並居時望若此不與議復誰可得共披心胸者哉昏明
改易自古有之豈獨大宋中屯邪前代盛典煥盈篇史
請爲足下言之群公共議宜啓太后奉令而行當以王
禮出第足下乃可不通大理要聽君子之言豈可罔滅
天理一何若茲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縱爲宗社大
計不爾寧不識有君親之意邪乃復慮以家爲啗以爵

賞小人無狀遂行弑害吾雖寡識竊從古比豈有爲臣而有近日之事邪使一旦荼毒身首分離生自可恨死者何罪且有登齋之賞此科出於何文凡在臣隸誰不惋駭華夷扣心行路泣血乃至不殯使流蟲在戶自古以來此例有幾衛國微小故有引演不圖我宋獨無其人撫膺惆悵不能自己足下與向之殺者何異人情易反還成嗟悲爲子君者無乃難乎蹊田之譬豈復有異管仲有言君善未嘗不諫足下諫諍不聞甘崔杼之罪何惡逆之苦昔太甲還位伊不自疑昌邑之過不可稱數霍光荷託尚共議於朝班然後廢之由有湯沐之施

論者不以劫主爲名桓溫之心未忘於篡海西失道人倫頓盡廢之以公猶禮處之當溫疆盛誰能相抗尚畏懼於形跡四海不愜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霍光名高於臣節桓氏亦得免於脅奪凡是諸事布於書策若此易曉豈待指掌卿常言北跡夷叔如何一旦行過桀跖邪聖明啓運蒼生重造普天率土誰不歌抃實是披心罄節奉公忘私之日而卿大收宮妓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被甲入殿內外宮閤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謝陶庾行此舉止且朱方帝鄉非親不授足下非國戚也一旦

專縱自樹云是兒守臺城父居東府一家兩錄何以異
此知卿防固重複猜畏萬端言以禦遠實爲防內若德
允物望夷貊猶可推心共處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
無所用也文長以戈戟自衛何解滅亾吳起有云義禮
不脩舟中之人皆讐也足下旣無伍員之痛苟懷貪恠
而有賊宋之心吾寧捐申包之節邪聞求忠臣者必出
孝子之門卿忠孝於斯盡矣今竊天府金帛以行姦惠
盜國權爵以結人情且授非其理合我則賞此事已復
不可恒用用之旣訖恐非忠策且受者不感識者不知
不能遏姦折謀誠節慨惋隔礙數千無因自對不能知

復何情顏當與足下敘平生舊欵吾聞前哲絕交不出
惡言但此自陳名節於胸心因告別於千載放筆增歎
公私潛淚想不深怪往言然天下耳目豈伊可誣抑亦
當自知投杖無彊爲必先及太祖出頓新亭報攸之書
曰辱足下誚書交道不終爲耻已足欲下便來何故多
罔君子吾結髮入仕豈期遠大蓋感子路之言每不擇
官而宦逮文帝之世初被聖明鑒賞及孝武之朝復蒙
英主顧眄因此感激未能自反及與足下斂袂定交欵
著分好何嘗不勸慕古人國士之心務重前良忠貞之
節至於契濶杯酒殷勤攜袖薦女成姻志相然諾義信

之篤誰與間之又乃景和陵虐事切憂畏明帝正位運
同休顯啓臆論心安危豈貳元徽之季聽高道慶邪言
欲相討伐發威施救已行外內于時臣子鉗口道路以
目吾以分交義重患難宜均犯陵白刃以相任保恃主
手救今封送相示豈不畏威念周旋之義耳推此陰惠
何愧懷抱不云足下猥含禍誅前遣王思文所牒朝事
蓋情等家國共詳衷否虛心小大必以先輸問張雍州
遷代之日將欲誰擬本是逆論來事非欲代張乃封此
示張激使見怒若張惑一言果與怨恨事負雅素君子
所不可爲况張之奉國忠亮有本情之見與意契不貳

邪又張雍州啓事稱彼中蠻動兼民遭水患敕令足下
思經拯之計吾亦有白論國如家布情而往每思虛達
事之相接恒必猜離反謂無故遣信此乃覘察平諒之
襟動則相阻傷負心期自誰作故先時足下遣信尋盟
敦舊厲以篤終吾止附還白申罄情本契然遠要方固
金石今日舉錯定是誰恧久言邪元徽末德執亾禋祀
足下備聞無待亟述太后惟憂式遵前誥興毀之畧事
屬鄙躬黜昏樹明實惟前則寧宗靜國何愧前脩廢立
有章足下所允冠弊之譏將以何語封爲郡王寧爲失
禮景和無名方之不愈乎龍逢自匹夫之美伊霍則社

稷之臣同異相乘非吾所受也登齋有賞壽寂已蒙之於前同謀獲功明皇亦行之於昔此則接踵成事誰敢異之謂其大收宮女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必若虛設市虎亦可不翹此言若以此詐民天下豈患無眼心苟無瑕非所耿介甲仗之授事既舊典豈見有任鎮邦家勲經定主而可得出入輕單不資寵衛斯之患慮豈直身憂祇奉此恩職惟事理朱方之牧公卿僉意吾亦謂微勲之次無忝一州且魏晉舊事帝鄉蕃職何嘗豫州必曹司州必馬折膠受柱在體非愧袁粲據石頭足下無不可吾之守東府來告便謂非動容見疾頓

笑入戾乃如是乎袁粲劉秉受遇深重家國旣安不思撫鎮遂與足下表裏潛規據城之夜豈顧社稷幸天未長亂宗廟有靈卽與褚衛軍協謀義斷以時殄滅想足下聞之悵然孤沮小兒忝侍中代來之澤遇直上臺便呼一家兩錄發不擇言良以太甚吾之方寸古列共言乃以陶庾往賢大見譏責足下自省詎得以此見貽邪比蹤夷叔論吾則可行過桀蹠無乃近誣哉謂吾不朝此則良誨朝之與否想更問之足下受先帝之恩施擁戎西州鼎湖之日率土載奔而宴安中流酣飲自若卽懷狼望陵侮皇朝晉熙殿下以皇弟代鎮而斷割候迎

岡茂宗子驅畧士馬悉以西上郢中所遺僅餘劣弱昔
徵茅不入猶動義師況荊州物產雍嶠交梁之會自足
下爲牧薦獻何品良馬勁卒彼中不無良皮美蜀商賂
所聚前後貢奉多少何如唯聞太官時納飲食耳桂陽
之難坐觀成敗自以雍容漢南西伯可擬賴原卽天世
非望亦消又招集逋亾斷邊行侶治舟試艦恒以朝廷
爲旗的秣馬按劍常願天下有風塵爲人臣者固若是
邪至乃不遵制書敕下如空國恩莫行命令擁隔詔除
郡縣輒自板代罷官去職禁還京師凶人出境無不千
里尋躡而反募臺將來必厚加給賞太妃遣使市馬齎

寶往蜀足下悉皆斷折以爲私財此皆遠邇共聞暴於
視聽主上叡明當璧寓縣同慶絕域奉贄萬國通書而
盤桓百日始有單騎事存送往於此可徵不朝如此誰
應受誚反以見呵非所反側今乃勒兵以闕象館長戟
以指魏闕不亦爲忠臣孝子之所痛心疾首邪賢子元
琰獲免虎口及凌波西邁吾所發遣猶推素懷不畏嗤
嗤足下尚復滅君臣之紀況吾布衣之交乎遂事不諫
旣往難咎今六師西向爲足下憂之攸之與兼長史江
又別駕傅宣等守江陵城敬兒軍中力授因以爲別敬
兒告變使至太祖大喜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

爲都督給鼓吹一部攸之於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軍至白水元琰聞城外鶴唳謂是叫聲心懼欲走其夜又宣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百姓旣相抄斂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十萬悉以入私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民送首荊州敬兒使楯擊之蓋以青繖徇諸市郭乃送京師進號征西將軍爵爲公增邑爲四千戶敬兒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也敬兒弟恭兒不肯出官常居上保村中與居民不異敬兒呼納之甚厚恭兒

月一出視敬兒輒復去恭兒本名猪兒隨敬兒改名也初敬兒旣斬沈攸之使報隨郡太守劉道宗聚衆得千餘人立營頓司州刺史姚道和不殺攸之使密令道宗罷軍及攸之圍郢道和遣軍頓葦城爲郢援事平依例蒙爵賞敬兒具以啓聞建元元年太祖令有司奏道和罪誅之道和字敬豈羌主姚興孫也父萬壽僞鎮東大將軍降宋武帝卒於散騎侍郎道和出身爲孝武安北行佐有世名頗讀書史常誑人云祖天子父天子身經作皇太子元徽中爲遊擊將軍隨太祖新亭破桂陽賊有功爲撫軍司馬出爲司州疑怯無斷故及於誅三年

徵敬兒爲護軍將軍常侍如故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當內遷乃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竊窺笑焉太祖卽位授侍中中軍將軍以敬兒秩窮五等一仍前封建元二年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太祖崩敬兒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遺詔加敬兒開府儀同三司將拜謂其妓妾曰我拜後應開黃閣因口自爲鼓聲旣拜王敬則戲之呼爲褚淵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閣勳也敬則甚恨敬兒始不識書晚旣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於新林慈姥廟爲妾乞兒祝神自稱三公然而意知滿足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初娶前妻毛氏生子道文後娶尚氏尚氏有美色敬兒棄前妻而納之尚氏猶居襄陽宅不自隨敬兒慮不復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啓世祖不蒙勞問敬兒心疑及垣崇祖死愈恐懼妻謂敬兒曰昔時夢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半身熱而君得本州今復夢舉體熱矣有闍人聞其言說之事達世祖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世祖疑其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八關齋於坐收敬兒敬兒左右雷仲顯知有變抱敬兒而泣敬兒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少日伏誅詔曰敬兒蠢茲

邊裔昏迷不脩屬值宋季多難頗獲野戰之力拔迹行
伍超登非分而愚躁無已矜伐滋深往莅本州久包異
志在昔含弘庶能懲革位班三槐秩窮五等懷音靡聞
姦回屢構去歲迄今嫌貳滋甚鎮東將軍敬則丹陽尹
安民每侍接之日陳其凶狡必圖反噬朕猶謂恩義所
感本質可移頃者已來釁戾遂著自以子弟在西足動
殊俗招扇羣蠻規擾樊夏假託妖巫用相震惑妄設徵
祥潛圖問鼎履霜於開運之辰堅冰於嗣業之世此而
可忍孰不可容天道禍淫逆謀顯露建康民湯天獲商
行入蠻備覩姦計信驛書翰證驗炳明便可收掩式正

刑辟同黨所及特皆原宥子道文武陵內史道暢征虜
功曹道固弟道休並伏誅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
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內宴舫艦船流至御坐前覆沒上
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恭兒官至員外郎在襄陽聞敬
兒敗將數十騎走入蠻中收捕不得後首出上原其罪
史臣曰平世武臣立身有術若非愚以取信則宜智以
自免心迹無阻乃見優容崇祖恨結東朝敬兒情疑烏
盡嗣運方初委骨巖憲若情非發憤事無感激功名之
閒不足爲也

贊曰崇祖爲將志懷馳逐規搔淮部立勲豫牧敬兒莅

雍深心防楚豈不劬勞實興師旅烹犬藏弓同歸異緒

南齊書卷二十五

南齊書卷二十五考證

垣崇祖傳封望蔡縣侯七百戶○臣祖庚按望蔡縣屬

豫章郡沈約曰漢靈帝中平中汝南上蔡民分徙此

城立縣名曰上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望蔡武帝

永明二年茹法亮封望蔡縣男食邑三百戶

虜軍果夷掘下蔡城崇祖自率衆渡淮與戰大破之○

臣祖庚按魏書道成豫州刺史垣崇祖寇下蔡昌黎

王馮熙擊破之兩書互異

世祖以崇祖心誠不實○南監本作不盡誠心

張敬兒傳休範左右數百人皆驚散○臣祖庚按通鑑

從休範傳以數十人自衛似得其實若左右有數百人黃回敬兒雖勇何能徑往取之耶
何惡逆之苦○苦南監本作甚較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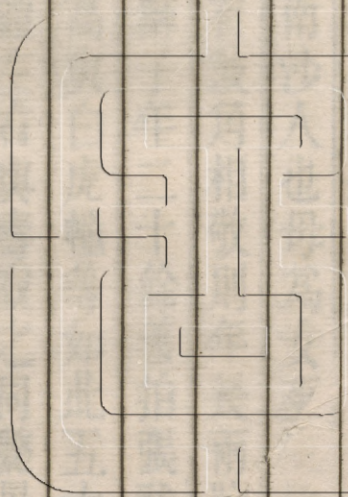
敬兒軍中力授因以爲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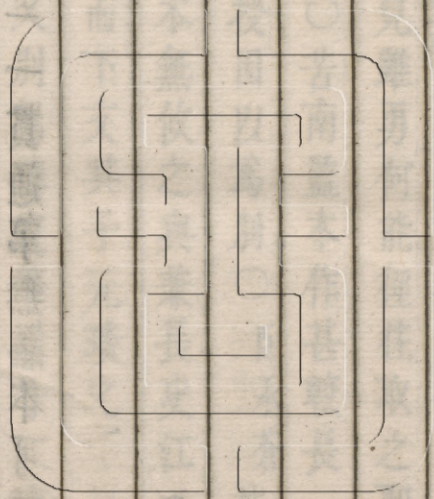
臣承蒼

按此句之上多有

訛闕南監本無攸之與兼長史江又至給鼓吹一部五十七字而下文其子元琰之下軍至之上却有與兼長史江又別駕傳宣等還守江陵敬兒十七字文勢極順然不見敬兒告變一節事亦闕文也竊疑力授之授或是援字軍中力援因以爲別八字當在第八頁遣使報敬兒之下第八頁當襲江陵四字當在

此頁前八行攸之二字之下直接敬兒告變至其子元琰四十一字其與兼長史江又以下十七字宜照南監本移入于其子元琰之下軍至白水之上庶覺前後氣脉一一貫通第無善本可據未敢擅改耳





南齊書卷二十五考證

南齊書卷二十六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七

王敬則 陳顯達

王敬則晉陵南沙人也母為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
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敬則年長兩腋下生乳各長數
寸夢騎五色獅子年二十餘善拍張補刀戟左右景和
使敬則跳刀高與白虎幢等如此五六接無不中補俠
較隊主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同襲景和明帝即位以
為直閣將軍坐捉刀入殿啓事繫尚方十餘日乃復直

閣除奮武將軍封重安縣子邑三百五十戶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虫如烏豆集其身擿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十道士曰不須憂此封侯之瑞也敬則聞之喜放出都自劾至是如言泰始初以敬則爲龍驤將軍軍主隨寧朔將軍劉懷珍征壽春殷琰遣將劉從築四壘於死虎懷珍遣敬則以千人繞後直出橫塘賊衆驚退除奉朝請出補東武暨陽令敬則初出都至陸主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一烏漆棺敬則曰爾非凡器若是吉善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須臾去敬則旣入縣收此

棺葬之軍荒之後縣有一部劫逃紫山中爲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可悉出首當相申論治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劫帥旣出敬則於廟中設會於座收縛曰吾先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違誓卽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遷員外郎元徽二年隨太祖拒桂陽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楫於江中迎戰大破賊水軍焚其舟艦事寧帶南泰山太守右俠轂主轉越騎校尉安城王車騎參軍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保敬則以太祖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著青衣

扶匐道路爲太祖聽察蒼梧去來太祖命敬則於殿內伺機未有定日旣而楊玉夫等危急殞帝敬則時在家玉夫將首投敬則敬則馳詣太祖太祖慮蒼梧所誑不開門敬則於門外大呼曰是敬則耳門猶不開乃於牆上投進其首太祖索水洗視視竟乃戎服出敬則從入宮至承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人覘見以刀環塞窒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顏靈寶窺見太祖乘馬在外竊謂親人曰今若不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耳門開敬則隨太祖入殿明旦四貴集議敬則拔白刃在床側跳躍曰官應處分誰敢作同異者昇明元年遷員外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領臨淮太守增封爲千三百戶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號冠軍將軍太祖入守朝堂袁粲起兵夕領軍劉韞直閤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關掩襲皆殺之殿內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遷右衛將軍常侍如故增封爲二千五百戶尋又加五百戶又封敬則子元遷爲東鄉侯邑三百七十戶齊臺建爲中領軍太祖將受禪材官薦易太極殿柱順帝欲避土不肯出宮遜位明日當臨軒帝又逃宮內敬則將輦入迎帝啓譬令出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建元元年出爲

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封尋陽郡公邑三千戶加敬則妻懷氏爵爲尋陽國夫人二年進號安北將軍虜寇淮泗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上以其功臣不問以爲都官尚書撫軍尋遷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殺之以殉自此道不拾遺郡無劫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爲其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出行從市過見屠肉枿歎曰吳興昔無此枿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遷護

軍將軍常侍如故以家爲府三年以改葬去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公國太夫人改授侍中撫軍將軍太祖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陽尹尋遷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軍事鎮東將軍會稽太守永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民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爲錢送臺庫以爲便宜上許之竟陵王子良啓曰伏尋三吳內地國之關輔百度所資民庶彫流日有困殆蠶農罕獲饑寒尤甚富者稍增其饒貧者轉鍾其弊可爲痛心難以辭盡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難劬斛

直數倍今機杼勤苦匹裁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
常歲調既有定期僮郵所上威是見直民間錢多剪鑿
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員大以兩代一困於所買鞭
捶質繫益致無聊臣昔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
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爲用
若甲分毀壞則年十脩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
郡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
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爲劇建元初狡虜游蒐
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有質賣妻兒以充此
限道路愁窮不可聞見所逋尙多收上事絕臣等具啓

聞卽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民實
目弊國愚謂塘丁一條宜還復舊在所逋卹優量原除
凡應受錢不限大小仍令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雜物
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一應送錢於公不虧
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
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
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爲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
則束直六千宮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爲降
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其四民所送猶依舊制昔爲
損上今爲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由之救民拯弊莫過減

賦時和歲稔尙爾虛乏儻值水旱寧可熟念且西京熾強實基三輔東都全固寔賴三河歷代所同古今一揆石頭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以東深關朝廷根本夫股肱要重不可不卹宜蒙寬政少加優養畧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民貲不殷國財不阜也宗臣重寄咸云利國竊如愚管未見可安上不納三年進號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剛暴數殺婢翼之子法明告敬則敬則付山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爲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都不啓聞敬則曰是臣愚意

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劉岱亦引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明年遷侍中中軍將軍尋與王儉俱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儉旣固讓敬則亦不卽受七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開府如故進號驃騎十一年遷司空常侍如故世祖崩遺詔改加侍中高宗輔政密有廢立意隆昌元年出敬則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本官如故海陵王立進位太尉敬則各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危拱傍遑畧不衿裾接士庶皆吳語

而殷勤周悉初爲散騎使虜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
虞長耀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耀
曰虜中以爲甘棠敬則笑而不答世祖御座賦詩敬則
執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內世祖問此何言敬則曰臣若
知書不過作尙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敬則雖不大識
書而性甚警黠臨州郡令省事讀辭下教判決皆不失
理明帝卽位進大司馬增邑千戶臺使拜授日雨大洪
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在傍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
陽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我宿命應得雨乃列羽儀
備朝服導引出聽事拜受意猶不自得吐舌久之至事

竟帝旣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恐帝雖外
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聞其
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安三年中遣蕭坦之將齋仗
五百人行武進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遣
敬則世子仲雄入東安慰之仲雄善彈琴當時新絕江
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人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
於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
帝愈猜愧永泰元年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瓌爲平東將
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則內外傳言當有異處分
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祗是欲平我耳諸子怖懼第

五子幼隆遣正員將軍徐嶽密以情告徐州行事謝朓
爲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朓執嶽馳啓之敬則城局參
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敬則五官王
公林公林敬則族子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啓賜
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令司馬張思祖草啓旣而曰
若爾諸郎在都要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
擣蒲賭錢謂衆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答防
閣丁興懷曰官祇應作耳敬則不作聲明旦召山陰令
王詢臺侍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橫刀跂坐問詢等發丁
可得幾人傳庫見有幾錢物詢答縣丁卒不可上祖願

稱傳物多未輸入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敬則
曰官是事皆可悔惟此事不可悔官詎不更思敬則唾
其面曰小子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上詔曰謝朓
啓事騰徐嶽列如右王敬則稟質凶猾本謝人綱直以
宋季多艱頗有膂力之用驅漿所至遂升榮顯皇運肇
基預聞未議功非匡國賞實震主爵冠執珪身登衣衮
固以風雅作刺縉紳側目而溪谷易盈鳴臬難改猜心
內駭醜辭外布永明之朝履霜有漸隆昌之世堅冰將
著從容附會朕有力焉及景歷惟新推誠盡禮中使相
望軒冕成陰迺嫌跡愈興禍圖茲構收合亡命結黨聚

羣外候邊警內伺國隙元遷兄弟中萃淵藪姦契潛通將謀竊發朓卽姻家嶽又邑子取據匪他昭然以信方邵之美未聞韓彭之疊以積此而可容孰寄刑典便可卽遣收掩肅明國憲大辟所加其父子而已凡諸註誤一從蕩滌收敬則子員外郎世雄記室參軍季哲太子洗馬幼隆太子舍人少安等於宅殺之長子黃門郎元遷爲寧朔將軍領千人於徐州擊虜救徐州刺史徐玄慶殺之敬則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還爲尙書令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乃率實甲萬人過浙江謂思祖曰應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

朝何用作此敬則乃止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直閤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直閤將軍馬軍主胡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爲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蒿荷鍤隨逐之十餘萬衆至晉陵南沙人范脩化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敬則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輦而前遇興盛山陽二砦盡力攻之興盛使軍人遙告敬則曰公兒死已盡公持許底作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敬則索馬再上不得上

興盛軍容袁文曠斬之傳首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敬則之來聲勢甚盛裁少日而敗時年七十餘封左興盛新吳縣男崔恭祖遂興縣男劉山陽湘陰縣男胡松沙陽縣男各四百戶賞平敬則也又贈公上延孫爲射聲校尉陳顯達南彭城人也宋孝武世爲張永前軍幢主景和中以勞歷使使泰始初以軍主隸徐州刺史劉懷珍北征累至東海王板行參軍員外郎泰始四年封彭澤縣

子邑三百戶歷馬頭義陽二郡太守羽林監濮陽太守隸太祖討桂陽賊於新亭壘劉劭大桁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太祖欲還衛宮城或諫太祖曰桂陽雖死賊黨猶熾人情難固不可輕動太祖乃止遣顯達率司空參軍高敬祖自查浦渡淮緣石頭北道入承明門屯東堂宮中恐動得顯達至乃稍定顯達出杜姥宅大戰破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姬善禁先以釘釘柱姬禹步作氣釘卽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封豐城縣侯邑千戶轉游擊將軍尋爲使持節督廣交越三州湘州之廣興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

史進號冠軍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謂顯達曰沈攸之擁衆百萬勝負之勢未可知不如保境蓄衆分遣信驛密通彼此顯達於座手斬之遣表疏歸心太祖進使持節左將軍軍至巴丘而沈攸之平除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轉前將軍太祖太尉左司馬齊臺建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衛尉太祖卽位遷中護軍增邑千六百戶轉護軍將軍顯達啓讓上答曰朝廷爵人以序卿忠發萬里信誓如期雖屠城殄國之勲無以相加此而不賞典章何在若必未宜爾吾終不妄授於卿數士意同家人豈止於君臣邪過明與王

李俱祇召也上卽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羆一盤上卽以充飯建元二年虜寇壽陽淮南江北百姓搔動上以顯達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之鎮虜退上敕顯達曰虜經破散後當無復犯關理但國家邊防自應過存備豫宋元嘉二十七年後江夏王作南兗徙鎮盱眙沈司空亦以孝建初鎮彼政當以淮上要於廣陵耳卿謂前代此處分云何今僉議皆云卿應據彼地吾未能決乃當以擾動文武爲勞若是公計不得憚之事竟不行遷都督益寧二州軍事安西將軍益州刺史領宋寧太

守持節常侍如故世祖卽位進號鎮西益部山險多不
賓服大度村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賧
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
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
震服廣漢賊司馬龍駒據郡反顯達又討平之永明二
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太祖之憂及
見世祖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五年荒人桓天生
自稱桓玄宗族與雍司二州界蠻虜相扇動據南陽故
城上遣顯達假節率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
雍司衆軍受顯達節度天生率虜衆萬餘人攻舞陰舞

陰戍主輔國將軍殷公愍擊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瘡
退走仍以顯達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
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領寧蠻校尉
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遣僧靜等先進與天生及
虜再戰大破之官軍還數月天生復出攻舞陰殷公愍
破之天生還竄荒中遂城平民曰土三城賊稍稍降散
八年進號征北將軍其年仍遷侍中鎮軍將軍尋加中
領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大
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一部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
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有子十餘人誠之曰我

南齊書卷二十六 列傳
三
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顯達謂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隨十一年秋虜動詔屯樊城世祖遺詔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隆昌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如故置兵佐豫廢鬱林之勲延興元年爲司空進爵公增邑千戶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卽位進太尉侍中如故改封鄱陽郡公邑三千戶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建武二年虜攻徐司詔顯達出頓往來新亭白下以爲聲勢上欲悉除高武諸孫微言問顯達

答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匿車乘朽故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不過十數人侍宴酒後啓上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是時虜頻寇雍州衆軍不捷失馮北五郡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討詔曰晉氏中微宋德將謝蕃臣外叛要荒內侮天未悔禍左衽亂華巢穴神州逆移年載朕嗣膺景業踵武前王靜言隆替思又區夏但多難甫夷恩化肇洽與師擾衆非政所先用戢遠圖權緩北畧冀戎夷知義懷我好音而凶醜剽狡專事侵掠驅扇異類蟻聚西偏乘

彼自來之資撫其天亡之會軍無再駕民不重勞傳檄以定三秦一麾而臣禹迹在此舉矣且中原士庶久望皇威乞師請援結軌馳道信不可失時豈終朝宜分命方嶽因茲大號侍中太尉顯達可覽輟槐陰指授羣帥中外纂嚴加顯達使持節向襄陽永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衆軍四萬圍南鄉界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虜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旣急虜突走斬獲千計官軍競取城中絹不復窮追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丘黑進取南鄉縣故順陽郡治也虜主元宏自領十餘萬騎奄至顯達引軍渡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敗虜兵甚急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逕道從分磧山出均水口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左軍將張干戰死追贈游擊將軍顯達素有威名著於蠻虜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朝議優詔答曰昔衛霍出塞往往無功馮鄧入關有時虧喪况公規謨肅舉期寄兼深見可知難無損威畧方振遠圖廓清朔土雖執憲有常非所得議顯達表解職不許求降號又不許以顯達爲都督江州軍事江州刺史鎮益城持節本官如故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啓明帝慮顯達爲變欲追軍還事尋

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京師得此
授甚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王望車顯達聞京師大
相殺戮又知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
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令長史庾弘遠司馬徐虎龍
與朝貴書曰諸軍足下我太祖高皇帝勳哲自天超人
作聖屬彼宋季綱紀自頓應禪從民邁此基業世祖武
皇帝昭晷通遠克纂洪嗣四關罷嶮三河靜塵鬱林海
陵頓孤負荷明帝英聖紹建中興至乎後主行悖三才
琴橫曲席繡積麻筵淫犯先宮穢興閭闔皇陛爲市廛
之所雕房起征戰之門任非華尚寵必寒廝江僕射兄

弟忠言屬薦正諫繁興覆族之誅於斯而至故乃并噬
之刑四剽於海路家門之疊一起於中都蕭劉二領軍
並升御座共稟遺詔宗戚之苦諒不足談涓陽之悲何
辜至此徐司空歷葉忠榮清簡流世匡翼之功未著傾
宗之罰已彰沈僕射年在懸車將念机杖歡歌園藪絕
影朝門忽招陵上之罰何萬古之傷哉遂使紫臺之路
絕縉紳之儔纓組之閤罷金張之肩悲哉蟬冕爲賤寵
之服嗚呼皇陛列劫豎之坐且天人同怨乾象變錯往
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自動昔漢池異色胥王因之見
廢吳郡甦震步生以爲姦倖况事隆於往怪疊倍於前

虐此而未廢孰不可與王僕射王領軍崔護軍中維簡
正逆念剖心蕭衛尉蔡詹事沈左衛各負良家共傷時
驗先朝遺舊志在名節同列丹書要同義舉建安殿下
秀德冲遠寔允神器昏明之舉往聖流言今忝役戎驅
亟請乞路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歌舞太平不亦佳哉
裴豫州宿遣誠言久懷慷慨計其勁兵已登淮路申司
州志節堅明分見迎合總勒偏率殿我而進蕭雍州房
僧寄並已纂邁旌鼓將及南兗州司馬崔恭祖壯烈超
羣嘉驛屢至所聽烽謀共成脣齒荆郢行事蕭張二賢
莫不案劔餐風橫戈待節關畿蕃守之儔孰非義侶我

大尉公體道合聖杖德脩文神武橫於七伐雄畧震於
九綱是乃從彼英序還抗社稷本欲鳴笳細錫無勞戈
刃但忠黨有心節義難遣信次之間森然十萬飛旂咽
於九派列艦迷於三川此蓋捧海澆螢烈火消凍耳吾
子其擇善而從之無令竹帛空爲後人笑也朝廷遣後
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
左興盛假節加征虜將軍督前鋒軍事屯新亭輔國將
軍驍騎將軍徐世標領兵屯杜姥宅顯達率衆數千人
發尋陽與胡松戰於采石大破之京邑震恐十二月十
三日顯達至新林築城壘左興盛率衆軍爲拒戰之計

其夜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渡取石頭北上襲宮城遇風失曉十四日平旦數千人登落星崗新亭軍望火謂顯達猶在既而奔歸赴救屯城南宮掖大駭閉門守備顯達馬稍從步軍數百人於西洲前與臺軍戰再合大勝手殺數人稍折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烏榜村爲騎官趙潭注稍刺落馬斬之於籬側血湧洳籬似淳于伯之被刑也時年七十三顯達在江州遇疾不治尋而自差意甚不悅是冬連大雪梟首於朱雀而雪不集之諸子皆伏誅

史臣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其身名者非唯不任職事亦以繼奉明章心尊正嫡君安乎上臣習乎下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勲非往時位踰昔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干戈旣用誠淪犯上之跡敵國起於同舟况又疎於此者也

贊曰糾糾敬則臨難不惑功成殿寢誅我蝥賊顯達孤根應義南蕃威揚寵盛鼎食高門王虧河兗陳挫襄樊

南齊書卷二十六

南齊書卷二十六考證

王敬則傳衛尉丞顏靈寶窺見太祖乘馬在外竊謂親

人曰今若不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耳○臣祖庚按

高帝紀不載宋後廢帝紀亦無此語通鑑考異曰靈

寶若語所親則須有知者豈得宿衛晏然不動據此

則傳固未可盡信也

明旦四貴集議○按南史齊高帝紀公與袁粲褚彥回

劉彥節更直入決事號為四貴

仲雄於御前作懊儂曲○臣祖庚按晉志曰懊儂歌者

隆安初俗間訛謠之曲歌云春草可攬結女兒可攬

擷杜佑曰慎儂歌石崇妾綠珠所作絲布澁難縫一曲而已仲雄蓋倣其曲而作歌也

收敬則子員外郎世雄○ 臣承蒼按通鑑注云此即敬

則世子仲雄也仲世二字必有一誤

與盛軍容袁文曠斬之○ 臣祖庚按通鑑作軍客又按

南史有軍容馬容如桓康為齊高帝軍容蕭摩訶馬

容陳智深蓋皆簡拔魁健有武藝之士使之前驅以

壯軍馬之容故以為名然則通鑑容字或容字之訛

也

南齊書卷二十六考證

南齊書卷二十七

梁蕭子顯撰

列傳第八

劉懷珍 李安民 王玄載弟玄觀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寄後也祖昶宋武

帝平齊以為青州治中至員外常侍伯父奉伯宋世為

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至壽陽豫州刺史趙

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獨避不視奉伯異之曰此兒

方興吾宗本州辟主簿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

聚黨東揚州遣懷珍將數千人掩討平之宋文帝召問

破賊事狀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焉懷珍曰昔國子尼耻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哉時人稱之江夏王義恭出鎮盱眙道遇懷珍以應對見重取爲驃騎長史兼墨曹行參軍尋除振武將軍長廣太守孝建初爲義恭大司馬參軍直閣將軍懷珍北州舊姓門附殷積啓上門生千人克宿衛孝武大驚召取青冀豪家私附得數千人土人怨之隨府轉太宰參軍大明二年虜圍泗口城青州刺史顏師伯請援孝武遣懷珍將步騎數千赴之於麋溝湖與虜戰破七城拜建武將軍樂陵河間二郡太守賜爵廣晉縣侯明年懷珍啓求還孝

武荅曰邊維須才未宜陳請竟陵王誕反郡豪民王弼勸懷珍應之懷珍斬弼以聞孝武大喜除豫章王子尙車騎參軍加龍驤將軍泰始初除寧朔將軍東安東莞二郡太守率龍驤將軍王敬則姜產步騎五千討壽陽廬江太守王仲子南奔賊遣僞廬江太守劉道蔚五千人頓建武澗築三城懷珍遣軍主段僧愛等馬步三百餘人掩擊斬之引軍至晉熙僞太守閻湛拒守劉子勛遣將王仲虯步卒萬人救之懷珍遣馬步三千人襲擊仲虯大破之於莫邪山遂進壽陽又遣王敬則破殷琰將劉從等四壘於橫塘死虎懷珍等乘勝逐北頓壽春

長邏門宋明帝嘉其功除羽林監屯騎校尉將軍如故
懷珍請先平賊辭讓不受建安王休仁濃湖與賊相持
久未決明帝召懷珍還拜前將軍加輔國將軍領軍向
青山助擊劉胡事平除游擊將軍輔國將軍如故青州
刺史沈文秀拒命明帝遣其弟文炳宣喻使懷珍領馬
步三千人隨文炳俱行未至薛安都引虜徐克已沒張
永沈攸之於彭城大敗勅懷珍步從盱眙自淮陰濟淮
救永等而官軍爲虜所逐相繼奔歸懷珍乃還三年春
敕懷珍權鎮山陽先是明帝遣青州刺史明僧暲北征
僧暲遣將於王城築壘以逼沈文秀塹壁未立爲文秀
所破仍進攻僧暲帝使懷珍率龍驤將軍王廣之五百
騎步卒二千人沿海救援至東海而僧暲已退保東萊
懷珍進據胸城衆心恐懼或欲且保郁州懷珍謂衆曰
卿等傳文秀厚賂胡師規爲外援察其徒黨何能必就
左衽齊士庶見於民義積葉聲介一馳東萊可飛書而
下何容阻軍緩邁止於此邪遂進至黔陬僞高密平昌
二郡太守潰走懷珍達朝廷意送致文炳文秀終不從
命焚燒郭邑百姓聞懷珍至皆喜僞長廣太守劉桃根
領數千人戍守其城懷珍引軍次洋水衆皆曰文秀今
遊騎境內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單我懸彼固

政宜簡精銳掩其不備耳遣王廣之將百騎襲陷其城
桃根走僞東萊太守鞠延僧數百人據城劫留高麗獻
使懷珍又遣寧朔將軍明慶符與廣之擊降延僧遣高
麗使詣京師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張靈碩請降懷
珍乃還其秋虜遂侵齊圍歷城梁鄒二城游騎至東陽
擾動百姓冀州刺史崔道固兗州刺史劉休賓告急休
賓懷珍從弟也朝廷以懷珍爲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
軍事輔國將軍平胡中郎將徐州刺史封艾縣侯邑四
百戶督水步四十餘軍赴救二城旣沒乃止改授寧朔
將軍竟陵太守轉巴陵王征西司馬領南義陽太守建

平王景素爲荊州仍徙右軍司馬遷南郡太守加寧朔
將軍明帝手詔懷珍曰卿性忠讜平所仗賴在彼與年
少共事不可深存受益景素兒乃佳但不能接物頗亦
墮事卿每諫之懷珍奉旨帝寢疾又詔懷珍曰卿不應
乃作景素佐才舊所寄今徵卿參二衛直會帝崩乃爲
安成王撫軍司馬領南高平太守朝廷疑桂陽王休範
中書舍人王道隆宣旨以懷珍爲冠軍將軍豫章太守
懷珍曰休範須有禍萌安敢便發若終爲寇必請奉律
吞之今者賜使恐成猜迫固請不就乃除黃門郎領虎
賁中郎將青州大中正桂陽反加懷珍前將軍守石頭

爲使持節督豫司二州郢州之西陽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反懷珍遣子靈哲領兵赴京師昇明元年進號征虜將軍沈攸之在荆楚朝議疑惑懷珍遣宄從僕射張護使郢致誠於世祖并陳計策及攸之起兵衆謂當沿流直下懷珍謂僚佐曰攸之矜躁夙著虐加楚服必當阻兵中流聲劫勿主不敢長驅決勝明矣遣子靈哲領馬步數千人衛京師攸之遣使許天保說結懷珍懷珍斬之送首於太祖太祖送示攸之進號左將軍徙封中宿縣侯增邑六百戶攸之圍郢城懷珍遣建寧太守張謨游擊將軍裴仲穆蠻漢軍萬人出西

陽破賊前鋒公孫方平軍數千人收其器甲進平南將軍增督南豫北徐二州增邑爲千戶初孝武世太祖爲舍人懷珍爲直閭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青州上有白驄馬齧人不可騎送與懷珍別懷珍報上百匹絹或謂懷珍曰蕭君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君報百匹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寧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少太祖輔政以懷珍內資未多二年冬徵爲都官尙書領前軍將軍以第四子寧朔將軍晃代爲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太祖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款況在今日寧當有異晃發經日而疑

論不止上乃遣軍主房靈民領百騎追送冕謂靈民曰
論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素必不應爾卿是其
鄉里故遣卿行非唯衛新亦以迎故也懷珍還仍授相
國右司馬建元元年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改霄城侯
增邑二百戶明年加散騎常侍虜寇淮肥以本官加平
西將軍假節西屯巢湖爲壽春勢援虜退乃還懷珍年
老以禁旅辛勤求爲閑職轉光祿大夫常侍如故其冬
虜寇朐山授使持節安北將軍本官如故領兵救援未
至事寧解安北持節四年疾篤上表解職上優詔答許
別量所授其夏卒年六十三遺言薄葬世祖追贈散騎

常侍鎮北將軍雍州刺史諡曰敬侯子靈哲字文明解
褐王國常侍行參軍尙書直郎齊臺步兵校尉建元初
歷寧朔將軍臨川王前軍諮議廬陵內史齊郡太守前
軍將軍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黃衣老
公曰可取南山竹筍食之疾立可愈靈哲驚覺如言而
疾瘳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泰始中沒虜靈哲爲布衣
不聽樂及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在虜中存
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靈哲傾產私贖嫡母
及景煥累年不能得世祖哀之令北使告虜主虜主送
以還南襲懷珍封爵靈哲永明初歷護軍長史東中郎

南齊書卷二十一 列傳
九
諮議領中直兵出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西陽王左軍司馬隆昌元年卒年四十九

李安民蘭陵承人也祖嶷衛軍參軍父欽之殿中將軍補薛令安民隨父之縣元嘉二十七年沒虜率部曲自拔南歸太子劭逆使安民領支軍降義師板建威將軍補魯爽左軍及爽反安民遁還京師除領軍行參軍遷左衛殿中將軍大明中虜侵徐兗以安民爲建威府司馬無鹽令除殿中將軍領軍討漢川互螫賊晉安王子勛反明帝除安民武衛將軍領水軍補建安王司徒城局參軍擊赭圻湖白荻浦獺窟皆捷除積射將軍軍主

張興世據錢溪糧盡爲賊所逼安民率舟乘數百越賊五城送米與興世僞軍主沈仲王張引軍自鱣口欲斷江安民進軍合戰破之又擊鵲尾江城皆有功事平明帝大會新亭勞接諸軍主擣蒲官賭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曰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安民少時貧窶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民尋此人不知所在從張永沈攸之討薛安都於彭城軍敗安民在後拒戰還保下邳除寧朔將軍戍淮陽城論鱣口功封邵武縣子食邑四百戶復隨吳喜沈攸之擊虜達睢口戰敗還保宿豫淮北旣沒明帝

敕留安民戍甬城除寧朔將軍冗從僕射戍泗口領舟
軍緣淮游防至壽春虜遣僞長社公連營十餘里寇汝
陰豫州刺史劉劭擊退之虜荆亭戍主昇乞奴棄城歸
降安民率水軍攻前破荆亭絕其津逕遷寧朔將軍冠
軍司馬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太祖在淮安民遙相結
事明帝以爲疑徙安民爲劉韞冠軍司馬寧遠將軍京
兆太守又除寧朔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竝不拜
重除本職又不拜改授寧朔將軍山陽太守泰始末淮
北民起義欲南歸以安民督前鋒軍事又請援接不克
還除越騎校尉復爲寧朔將軍山陽太守三巴擾亂太
守張澹棄涪城走以安民假節都督討蜀軍事輔師將
軍五獠亂漢中敕安民回軍至魏興事寧還至夏口元
徽初除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假節將軍
如故別敕安民曰九江須防邊備宜重今有此授以增
鄢郢之勢無所致辭也及桂陽王休範起事安民出頓
遣軍援京師徵授左將軍加給事中建平王景素作難
冠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等皆密
遣致誠而游擊將軍高道慶領衆出討太祖慮其有變
使安民及南豫州刺史段佛榮行以防之安民至京口
破景素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民行南徐州事城局參

軍王迥素爲安民所親盜絹二匹安民流涕謂之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此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爲斂祭軍府皆震服授冠軍將軍驍衛將軍不拜轉征虜將軍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安民將東太祖與別宴語淹留日夜安民密陳宋運將盡歷數有歸蒼梧縱虐太祖憂迫無計安民曰太祖欲於東奉江夏王躋起兵太祖不許乃止蒼梧廢太祖徵安民爲使持節督北討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攸之反太祖召安民以本官鎮白下治城隍加征虜將軍進軍西討又進前將軍行至益城沈攸之平仍授督郢州司州之義

陽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昇明三年遷左衛將軍領衛尉太祖卽位爲中領軍封康樂侯邑千戶宋泰始以來內外頻有賊寇將帥已下各募部曲屯聚京師安民上表陳之以爲自非淮北常備其外餘軍悉皆輪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納之故詔斷衆募時王敬則以勳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與安民論議謂安民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尋爲領軍將軍虜寇壽春至馬頭詔安民出征加鼓吹一部虜退安民沿淮進壽春先是宋世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僭號自云垂手過滕州郡討不能擒積十餘年安民

遣軍偵候生禽元初斬建康市加散騎常侍其年虜又南侵詔安民持節履行緣淮清泗諸戍屯軍虜攻朐山連口甬城安民頓泗口分軍應赴三年引水步軍入清至淮陽與虜戰破之虜退安民知有伏兵乃遣族弟馬軍主長文二百騎爲前驅自與軍副周盤龍崔文仲係其後分軍隱林及長文至宿豫虜見衆少數千騎遮之長文且退且戰引賊向大軍安民率盤龍等趨兵至合戰於孫溪渚戰父彎側虜軍大敗赴清水死不可勝數虜遣其莧頭公送攻車材至布丘左軍將軍孫文顯擊破走之燒其車材淮北四州聞太祖受命咸欲南歸至

是徐州人桓標之兗州人徐猛子等合義衆數萬若險求援太祖詔曰青徐泗州義舉雲集安民可長轡遐馭指授羣帥安民赴救留遲虜急兵攻標之等皆没上甚責之太祖崩遺詔加侍中世祖卽位遷撫軍將軍丹陽尹永明二年遷尙書左僕射將軍如故安民時屢啓密謀見賞又善結尙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啓有此授尋上表以年疾求退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將軍如故四年爲安東將軍吳興太守常侍如故卒官年五十八賻錢十萬布百匹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

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及安民卒世以神爲崇詔曰安民歷位內外庸績顯著忠亮之誠每簡朕心敷政近畿方申任寄奄至殞喪痛傷于懷贈鎮東將軍鼓吹一部常侍太守如故諡曰肅侯

王玄載字彥休下邳人也祖宰僞北地太守父蕤東莞太守玄載解褐江夏王國侍郎太宰行參軍泰始初爲長水校尉隨張永征彭城臺軍大敗玄載全軍據下邳城拒虜假冠軍將軍官軍新敗人情恐駭以玄載士望板爲徐州刺史持節監徐州豫州梁郡軍事寧朔將軍

平胡中郎將尋又領山陽東海二郡太守五年督青兗二州刺史將軍東海郡如故七年復爲徐州督徐兗二州鍾離太守將軍郎將如故遷左軍將軍仍爲寧朔將軍歷陽太守改持節都督二豫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太守如故遷撫軍司馬出爲持節督梁南北秦三州軍事冠軍將軍西戎校尉梁秦二州刺史進號征虜將軍尋徙督益寧二州益州刺史建寧太守將軍持節如故沈攸之之難玄載起義送誠進號後軍將軍封鄂縣子徵散騎常侍領後軍未拜建元元年爲左民尚書鄂縣子如故會虜動南兗州刺史王敬則奔京師上遣玄載

領廣陵加平北將軍假節行南兗州事本官如故事寧
爲光祿大夫員外散騎常侍永明四年爲持節監兗州
緣淮諸軍事平北將軍兗州刺史六年卒時年七十六
諡烈子玄載夷雅好玄言修士操在梁益有清績西州
至今思之從弟玄謨子瞻宋明帝世爲黃門郎素輕世
祖世祖時在大牀寢瞻謂豫章王曰帳中物亦復隨人
寢與世祖銜之未嘗形色建元元年爲冠軍將軍永嘉
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爲守寺所列有司以啓世祖世
祖召瞻入東宮仍送付廷尉殺之遣左右口啓上曰父
辱子死王瞻傲慢朝廷臣輒以收治太祖曰語郎此何

足計旣聞瞻已死乃默無言瞻兄寬宋世與瞻竝爲方
伯至是瞻雖坐事而寬位待如舊也寬泰始初爲隨郡
值西方反父玄謨在都寬棄郡歸明帝加賞使隨張永
討薛安都寬辭以母猶存在西爲賊所執請得西行遂
襲破隨郡斬僞太守劉師念拔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
圖畫寬形建元初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
永明元年爲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爲光祿大夫三
年卒

玄載弟玄邈字彥遠初爲驃騎行軍參軍太子左積弩
將軍射聲校尉泰始初遷輔國將軍清河廣平二郡太

守幽州刺史青州刺史沈文秀反玄邈欲向朝廷慮見
掩襲乃詣文秀求安軍頓文秀令頓城外玄邈卽立營
壘至夜拔軍南奔赴義比曉文秀追不復及明帝以爲
持節都督青州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鎮淮陰爲帝
所疑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勸玄邈不相答和
罷州還太祖以經途令人要之玄邈雖許旣而嚴軍直
過還都啓帝稱太祖有異謀太祖不恨也昇明中太祖
引爲驃騎司馬冠軍將軍太山太守玄邈甚懼而太祖
待之如初遷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冠軍如故出爲持節
都督梁南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
州刺史兄弟同時爲方伯封河陽縣侯建元元年進號
右將軍侯如故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陷白馬戍玄邈
率東從七八百人討之不克慮不自保乃使人僞降烏
奴告之曰王使君兵衆羸弱棄伎妾於城內攜愛妾二
人去已數日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設伏擊破之
烏奴挺身走太祖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意遇也還爲
征虜將軍長沙王後軍司馬南東海太守遷都官尚書
世祖卽位轉右將軍豫章王太尉司馬出爲冠軍將軍
臨川內史秩中二千石還爲前軍司徒司馬散騎常侍
太子右率永明七年爲持節都督兗州緣淮軍事平北

將軍兗州刺史未之任轉大司馬加後將軍八年轉太常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出爲持節監徐州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十一年建康蓮華寺道人釋法智與州民周盤龍等作亂四百人夜攻州城西門登梯上城射殺城局參軍唐穎遂入城內軍主耿虎徐思慶董文定等拒戰至曉玄邈率百餘人登城便門奮擊生擒法智盤龍等玄邈坐免官鬱林卽位授撫軍將軍遷使持節安西將軍歷陽南譙二郡太守延興元年加散騎常侍尋轉中護軍高宗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邈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陸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給鼓吹置佐建武元年遷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安北將軍雍州刺史諡曰壯侯同族王文和宋鎮北大將軍仲德兄孫也景和中爲義陽王景征北府主簿景於彭城奔虜部曲皆散文和獨送至界上景謂之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不去邪文和乃去昇明中爲巴陵內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斬其使馳白世祖告變棄郡奔郢城永明中歷青冀兗益四州刺史平北將軍

史臣曰宋氏將季離亂日北家懷逐鹿人有異圖故蕃

岳阻兵之機州郡觀釁之會此數子皆宿將舊勳與太祖比肩為方伯年位高下或為先輩而薦誠君側奉義萬里以此知樂推之非妄信民心之有歸立載兄弟門從世秉誠烈不為道家所忌斯今之耿氏也

贊曰霄城報馬分義先推靈哲守讓方軌丁韋李佐東土謀發天機王為清政其風不衰立邈簡朕早背同歸

南齊書卷二十七

南齊書卷二十七考證

劉懷珍傳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揚州○臣承蒼按宋

書州郡志孝建元年分揚州之會稽東陽新安永嘉

臨海五郡為東揚州此司馬順則作亂在元嘉二十

八年不應即有東揚州之稱未詳所謂

夢見黃衣老公曰可取南山竹笋食之疾立可愈○臣

承蒼按南史夢見黃衣老公與藥靈哲驚覺于枕間

得之藥似竹根于齋前種葉似萹茨與此傳所載小

異

李安民傳安民○按南史民作人

城局參軍王迥○諸本同王迥南史作王回

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及安民卒世以

神爲祟○

臣祖庚

按宋書孔季恭傳爲吳興太守云

項羽神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郡聽事竟無害也梁書蕭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王廟土民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祀於郡聽事琛至徙神還廟南史蕭猷傳爲吳興太守與楚王廟神交飲祈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齊荀兒反乃遙禱請救有田老逢數百騎如風言吳興楚王來救是日猷大破荀兒

又南史蕭惠明傳爲吳興太守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又蕭惠荃傳惠基弟惠休永元元年徙吳興大守徵爲右僕射吳興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還據此一項羽神從之則吉逆之則凶一若人之死生禍福皆神操其柄作史者每鋪張而樂道之難免近誣之失矣

